

通 信 處

南京五
號公家
道橋二
出版處

零售每
售期四
分全閱
年全閱
角五費
郵連

公道

登 記 證

文 字 四 號
警 字 一 八 二 三 號

中 華 郵 政
特 准 掛 號
認 爲 新 聞 紙 類

第 三 卷 第 四 期

中 華 民 國 二 十 三 年 十 二 月 出 版

尊 孔 平 議

論 評



田 燭 錦

(二) 孔子的積極與有爲 吾國的道家相信人力不能勝天行，故提倡自然與無爲，其弊也或放浪形骸，或消極退守；法家相信人定可以勝天，故爲目的不擇手段，以致有殘刻寡恩之譏；惟孔孟一系的儒家，一方面主張樂天安命，一方面提倡積極有爲。他們雖然相信人力不能勝天，但祇要良心上覺得應該作時，就不管成敗利鈍，積極的去作，正如董仲舒說的，「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孔子的這種不計較結果何如，而積極奮鬥，自強不息的態度，論語上有幾段，描寫的很清楚。「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子曰女奚不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爲誰？曰爲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穰而不輟。子路行以告，夫子撫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既而曰鄙哉硯硯乎，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子曰果哉，末之難矣」。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與？讀了這幾段，我們可想見孔子人格的偉大。他覺得決心不求聞達，不算得難能可貴，人應該積極的救世救人。天下如果有道，不難退處山林，惟因世道人心太壞，故息息皇皇的想將他們改變。他知道那時的世情太

本 期 目 次

論評	尊孔平議.....田燭錦
論悲觀的人生態度與樂觀的人生態度.....潘鎮	資本主義與戰爭.....大覺
取消甘肅軍費撥歐制度建議書.....張東野	時事彙聞
記五中全會.....記者	世界珍聞
地方奇聞	雜著
隴右光復始末錄.....黃鉞	北漢孤征記.....(續).....希天
時事日誌	

壞，滔滔者天下皆是，但仍要憑良心驅策，盡心力而爲之，把吃飯有時都忘了，連老死都不知道了。這樣慙慙懇懇求救世救民的人，真是千古不可多得了。

(三) 孔子與仁及忠恕 孔子的不計成敗利鈍，而積極救世救民，固足以顯其人格偉大；但若一人獨清，而天下皆濁，亦何補於世道人心？故孔子除躬行實踐外，還用種種方法以訓導陶冶他人。孔子學說中最重要的一點爲「仁」。論語上孔子釋仁字意義的話很多，如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訥。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子貢問爲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孔子除對仁之定義，有各種不同的說法外，對於如何方爲仁之標準，亦懸的很高，論語上說「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委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遠之。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遠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因爲孔子對仁有許多不同的定義，且將如何方足爲仁之標準，懸的很高，故近人遂以爲仁乃是「統攝諸德，完成人格之名」。其實孔子心中所謂仁，正是朱子所說「仁者無私心而合天理之謂」，亦即陳同甫所謂「仁即是覺，不仁即是不覺」。因爲孔子相信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卽近語所謂同情心；有了同情心，自然想救世救

人，自己高興如此做，如此做了，方覺心上安樂，並非欲期待什麼結果，或什麼報酬。有了這種同情心，推而進之，見諸實行，卽可如孟子所謂「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人的這種同情心越富，則愛民愛物之心越切。同情心越少，則愈殘刻寡恩。世上有的人蠶國殃民以求自己安適，有的人則視衰老殘廢，毫不憐憫，有的人視民如傷，有的人愛動物而不忍食其肉，有的人則愛一切衆生，欲爲之求解脫。故同情心到了什麼程度，則捨己救人救衆生之熱忱，催促的人不得不向前去作到什麼程度，並不暇計利害與結果。孔子的知其不可而爲之，亦不知老之將至，正因爲同情心極富，感覺得祇有如此，良心上方可得到安慰。但世界上何以有些人極其富於同情，有些人極其殘刻寡恩呢？在孔子看起來，同情心乃與生俱生，所以漸漸喪失者，係爲物欲所蔽，故他答弟子問仁，有許多不同的答案，祇看某人在某方面有所蔽，卽向那一方面指點。必使其不爲物欲所蔽，則對他人的疾苦，自能感到，不至於麻木不覺，自會富有同情。故忠與清，雖係美德，但忠者清者不一定富有同情心，故不一定足仁；召忽爲公子糾死節，固可算忠，但不能相植公。匡天下，使人民受其賜；長沮桀溺耦而耕不求聞達，固可算清，但不肯與「滔滔者天下皆是也」之惡勢力奮鬥，使天下復歸治平；故謂其潔身自好則可，謂其慈悲爲懷則不見得。孔子人格的所以偉大，就因爲同情心特別富，而孔子學說的集中點，卽係爲人培養這種同情心——仁。

培養同情心——仁——的方法不一，忠恕卽其一端。論語上說「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已所不

欲勿施於人」。又說「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中庸上說恕，忠遠道不遠，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簡明的說，孔子想用推己及人的方法，使人發生同情心，使人知道自己不願有疾苦，就努力解救人的疾苦。陶養的日久了，使人感得必解除世上人的一切疾苦，然後自己的良心方安，則自可不謀利，不計功，知其不可而爲之。孔子的提倡孝與禮樂，亦爲藉此陶冶人的性格，培養人的同情心，如論語上曾子說「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孝經上說「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禮者敬而已矣，故敬其父則子說，敬其兄則弟說，敬其君則臣說，敬一人而千萬人說」。故孔子主張，將人由內心陶養起，使他富有同情心，充滿了仁愛，則自會積極的爲善，如機器裏充滿了煤汽，自會前行；非如墨家法家以功利動人，使人覺得如此做了有好處，但做時並不感得興趣，猶如一塊鐵自身本不動，強拿磁鐵吸引他去動的一般，縱能勉強以自苦爲極，亦必憔悴的不堪了。

(四)孔子與現在世風人心 敘述孔子的學行，所以特別提出上述幾點，是因爲我覺得吾國現時的風俗敗壞，人心陷溺，正由於一般有識之士，態度積極者，過信功利說，以爲作事必有所爲

論悲觀的人生態度與樂觀的人生態度

潘 鎮

，人定可以勝天，故處世接物祇求目的，不擇手段，爲達其目的，不惜賣友殃民蠶國，結果好目的未見達到，而因慣用壞手段，遂爲衆所唾棄。態度消極者，又均覺得國運若此，豈一人之力所能挽回，於是或潔身自好，或恣意行樂，以冀消磨歲月，了此殘生。故在今日國步艱難之時，黃老消極退守以聽命自然之說，固不足以救世；而墨家法家之作事必求有效，必求達到目的，亦不能應付危局。今日吾國環境之艱危，與人力之渺小，猶如羅素說的銀河在天體裏不過一小片，地球不過一黑點，人則非顯微鏡都看不見。以如此渺小的力量，事事必求能征服自然，能達到目的而後去作，必難免不是畏縮不前，即是無所不爲。惟有孔子的仁及忠恕之學說，與知其而爲之亦不知老之將至之行爲，無論在什麼局面下，都可以應用而無弊。今日提倡尊孔，應該將他這種盡人事聽天命，知其不可而爲之不在道以求合的偉大人格，與他的仁及忠恕等偉大學說，加以表彰，使全國人士奉作楷模，躬行實踐，庶可校正這幾乎淺薄的功利說所種下的毒。若不提倡其學行，僅將他當作偶像奉祀，在向他行紀念儀式的時候，說幾句違心的話，作幾篇歌頌的文章，我敢斷其與吾國國民精神之奮起，民族自信之恢復，必不會有絲毫效用。

悲觀與樂觀，是牽涉哲學的繁雜問題，我們年青人學識尙不淵博，似不應急切去討論，以免見理未真，出言不慎，遺笑大方。不過，從事實上着想，正因爲我們年青人學識尙不淵博，見理尙不真

切，所以往往不明白悲觀與樂觀的真象，而冒然去悲觀，冒然去樂觀了。如果這種冒然以悲，冒然以樂的態度不對時，如果這種冒然以悲冒然以樂的人生態度，對於人類社會民族國家以及自己本身都發生不良影響時，那麼，我們年青人爲甚麼不應該早一點注意此間

題研究此問題討論此問題？我寫此文，動機在斯，明知學力不夠，見理未真，所以大膽發表者，非不怕遺笑大方，乃欲供一般青年朋友之互相切磋研討，藉以改正其平日冒然自然之憂樂耳！形似誇大，情則可原，識者諒之！

二、

論人生者，先論宇宙；論宇宙者先論本原；本原之說，各家不同，有一元多元之分，有唯心唯物之異；唯心者認爲一切都是精神的感應，唯物者認爲一切都是物質的表現，而多元論者則認爲精神物質，均不能滅，心物不能偏廢。我們既要討論人生，也得先認識宇宙，先假定宇宙的來原，我們不必再引證古今中外各哲學家對於一元多元唯心唯物的主張與見解，我們只提出自己打算相信——或者可以說比較合乎自己心上的一種假設，這就是陳立夫先生所講的唯生論。照唯生論的說法：一切的一切，都出自生原，一切皆虛幻，唯生爲真實，精神也好，物質也好，都不能離開生。生是整個的，精神與物質都是生之一面；離開生，則精神物質均失其實在。陳氏會於講「生之原理」時，列出幾個公式如下：

- 一、精神加物質等於生之體
- 二、時間加空間等於生之用
- 三、生之體加生之用等於生命

他又給精神與物質下了兩條定義如下：

- 一、以最小時間佔領最大空間爲精神
- 二、以最大時間佔領最小空間爲物質

他的這種公式定義，都有科學原理作根據，講起來津津有味，又妙又趣，使人聽了，不禁點頭而言曰：善哉善哉，如是如是！以篇幅關係，不再細說。照這種說法，既無所謂「精神」，又無所謂

「物質」，只有時間與空間相互運用之不同關係，即所謂「生命」是也。這種現象，叫他「精神」也不對，叫他「物質」也不對，惟有叫他「生命」纔對，宇宙萬物，都來自生原，一切都是虛幻，都不可靠，唯「生命」爲真實，永久存在，不可磨滅！求生存是社會進化之根由，民生是歷史的重心，這就是孫中山先生所發明的民生史觀，比馬克斯的唯物史觀正確高明遠大的原因，也就是唯生哲學的精義，我們先弄明白這個，再由此進而討論：

- 一、何者爲悲觀？何者爲樂觀？
- 二、何以悲觀？何以樂觀？
- 三、應該悲觀？應該樂觀？
- 四、如何改變悲觀爲樂觀？

三、

我們先舉出些悲觀的事實，再舉出些樂觀的事實，然後從這些事實中觀察其所以悲觀及所以樂觀的原因與理由。我們先試看悲觀的一類：

「世道衰微，人心不古，唉！唉！……」道學先生這樣悲觀着，我們時常看到聽到；

「今朝有酒今朝醉，莫管明日是與非」放誕的名士悲觀着；

「世人皆濁我獨清」，耿耿忠誠不諒君，賦離騷，投汨羅，熱衷的文人悲觀厭世了；

「君言不得志，歸臥南山陲，但去莫復問，白雲無盡時」，清流自好之士，悲觀隱居了；

情場失意，愛情破裂，服毒，蹈海，上吊，死，青年男女悲觀厭世了；

異族入侵，守土者不戰而逃，大好河山，拱手讓人，不要再談

國事了，混過一天算一天！愛國人士悲觀了；

朝綱大亂，朝政日非，讒奸滿座，貪污盈庭；牛驥不同阜，薰蕕不同器，我們可以走了，避居山野，三緘其口……只好君子悲觀着；

時運不齊，命途多乖，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吃一天閑飯混一天日子，懷才不遇的這樣悲觀着；

世界大戰快來了，我們還不準備！世界快到末日了，世人還不覺悟！很多人又這樣悲觀着；

他如想讀書而無錢進學校的，大學畢業而找不到職業的，要吃嗚呼而無衣無飯無房屋的；甚至要娶閨而無閨可娶，要戀愛而無愛可戀，要吹牛拍馬而無可吹拍，要招搖撞騙而無可招撞，以至想升官發財而不能，想中航空頭獎而未得的，雖其情事各有不同，而失望悲觀則異地皆然！

以上隨意舉了些悲觀的事實，已經很夠我們研究了；茲再靜心想出些樂觀方面的事實：

「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

「閔子侍側，聞問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

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在其中矣……」

「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余何！」

孔子的生活態度多麼樂觀？忙也樂，閑也樂，貧也樂，到桓魋要害他時還是樂觀的，甚至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他還是弦歌之聲不絕！

「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不改其樂」顏子真是憂道不憂貧的君子，那麼可憐，還是樂以忘憂！

視乘天下猶棄敝屣，竊負醫股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者，大孝虞舜也，

「君子有三樂……：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仰不愧於天，俯不作于人，二樂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

「廣土衆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

「……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

「……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吾何爲不豫哉！」

「舜人也，我亦人也，有爲者亦若是」，

孟子的這種樂觀態度，真是超人一等。他認爲人性皆善，人皆可以爲堯舜；做不倒官，反覺有進退綽然之樂；道不能行，認爲如果天欲平治天下，仍然終久非他不可，爲何要不豫？他真是無時無地不樂觀！

至於近人之樂觀者更處處皆是，例如赤匪流竄，人多悲觀而蔣介石氏在其慶祝剿匪勝利之意義一文中則曰：「至於贛省殘匪雖尚有漏網西竄之徒衆，然吾人深信贛南積年盤踞根深蒂固之匪巢，既經剷平，其殘餘流竄之匪，狼奔豕突，已失懸藉，惶駭散亂，勢力分，此後澈底消滅，必不難進剿其老巢時爲力之難。」這是何等樂觀的說法呢！又如目今世界都向戰爭之路走，但奔走和平者還依然努力；國難方殷，失地未復，軍政要事之未能上軌道，黨國要人之未能除私見，民族之前途未能現光明，這都是許多人抱悲觀的，然而另有見地而抱樂觀態度的人，當然也很多很多，不必一一列舉

了。此外因風調雨順而手舞足蹈的農夫，因奪得錦標而歡欣跳躍的運動家，因發明成功而受人贊美的藝術家，因請願勝利而浩聲匿跡的女權者，以及……數不完的一切人們，誰又不是抱樂觀的態度呢？

我們觀察以上所說的悲觀及樂觀兩方面的事實，可以歸納出兩項抽象的原則來：

一、在整個「生命」演進中，遇到了「正」的方面，就感到愉快而成為樂觀——例如「得」「有」「合」「滿」「成」「達」「通」「泰」「平」「治」「隨心」「遂意」……等，都是「正」的方面，所以凡人遇到這些事時，必然的快樂！

二、在整個「生命」演進中遇到了「負」的方面，就感到失望而成為悲觀——例如「失」「無」「離」「收」「窮」「否」「危」「亂」「失意」「喪氣」「掃興」……等，都是「負」的方面，所以凡人遇到這些事時，必然的痛苦！

四、我們既明白宇宙間的一切，都有陰陽正負之兩面；又明白人之所以有悲歡苦樂，正因為有陰陽正負兩種感覺之不同。我們應該再研究到人類對其在生命演化中所遇到不可避免的「正負兩面」之感，是否應該去悲求歡避苦就樂？或者說：人生意義，究竟應是悲觀的？樂觀的？還是麻木的？

基督教徒說，為人在世都是有罪的！惟有信仰上帝，走入天堂，方能免罪得福，去苦得樂。不過上帝在那裏？天堂在那裏？除非死後，誰能見着？假定死後也見不着，豈非待罪終身，白苦了一世？幸而死後得入天堂，見了上帝，賜福得樂，然而畢竟那已是死後

的事，不是人「生」範圍內的事！人生的真義，當然不在此！

印度有一種宗教，認為人在此生越苦，則來生越樂，所以勸人要苦行。往往有人為求得來生之樂，自願死於車馬殘蹄刀矛肢解或懸崖粉骨種種殘酷非命之下！即如佛祖釋迦，也曾忍飢挨渴，苦修多年，後來纔頓悟前非，另得其法的！這種為虛無的來生不可必得之快樂，而故作苦行之人生，稍有科學常識的，就可以看出不合人「生」之真義；因為所謂來生既不能認為必有，則為來生而斷送今生的一切幸福，自不能認為正當！

中國下層社會也有一種迷信，大概與前兩說亦有關係，他們認為活時不行善事，死後必入地獄。活時行善很對，死後入地獄則未必。因為地獄正與天堂一樣，有沒有都不一定！假如沒有，再入到那裏去？

宗教家以神道設教：對人之希望得福的，就勉以行善得福；對人之恐怕受罪的，就勉以行善避罪，其心可取，其理則不足為訓。所以認為人生需要受苦的悲觀者，我們以為毫無理由！

我們由宇宙所以為宇宙，生命之所以為生命，人生之所以為人生，仔細推詳，覺得人生的意義，應該是樂觀的；不但不應悲觀，而且不應麻木！基督教徒認為一切都是上帝所創造，一切由上帝作主宰，人類也是上帝所造，上帝猶如天父，上帝所在的天國是極樂世界，人如信教，死後即回到天父跟前享福；否則永遠在人間受罪。他們先認定人類是由神造成的，而且一成為人，就不如神那樣好，所以認為人生是悲觀的，至於輪迴說者，又認為人是轉世來的；此生為人，再生可以轉為牛馬犬豕，前生更不知是魚蝦？是禽鳥？同時，此生為貧民受苦，再生也可轉生在富貴家享福；此生為王侯將相，再生也可變為乞丐婢奴；活時作惡，死後則入地獄，活時

行善，死後則即日轉生福地；善惡報應，陰陽兩世，毫釐不爽，他們認爲人與一切動物同一靈魂，可以輪迴之法相互轉生，活時稍不小心，死後即生後悔；所以終日戚戚，一輩子不敢樂觀！我們的認識則不然。我門認爲根本無所謂上帝，宇宙更不是上帝所創造，上帝也不是人的祖宗；同時，不但人與物不能相互轉生，即人與人也絕無迴轉之事！我們認爲天堂既是理想，地獄更是假設；行善者不必到天堂去享福，作惡者更不必入地獄去受罪。我們認爲宇宙出自生原，生命來自時間與空間之交互運用，人類不過是宇宙間之一物，在時空演變中適逢可以爲生之環境，故自然而生成爲人。正如宇宙間其他一切大至日月星辰小至蟬蚋芥芥，飛潛走獸，動植礦之所以自然而生，自然而有，一樣。人死之不能復生，人死後之無天堂可去，無地獄可入，無輪迴可轉，無苦樂可分；正如岩石風化，木腐朽，鳥獸滅亡之後，不能再成，不能有天堂地獄可去，不草能有輪迴苦樂可分，一樣。日月星辰不會悲觀，鳥獸魚虫不知悲觀，一切動植礦物他們都不悲觀，我們人類爲甚麼偏要悲觀？其次，人以外的一切生物或非生物，他們也許是不苦不樂的麻木者，但他們自有其不得不麻木的原由，我們人類號稱萬物之靈，爲甚麼也要如萬物一樣麻木？人類有文字傳達保存其思想智識，有歷史延續擴展其閱歷經驗，有聰明能力研究其足以適應環境的一切方法手段，人類不但比礦物高明，比一切動物也高明到不知幾千萬萬倍，既然認爲麻木不可，悲觀不對，當然應該要力求樂觀了。所以樂觀的人生，纔是人生應有的態度，人生之所以爲人生，人生之所以與鳥獸草木礦石不同其意義者，正因爲人會樂觀，而人以外的一切都不會。

五、

人生應抱樂觀態度，既已略述所見如前。我們再進一步研究達

到樂觀的方法。這是很必要的，因爲應該不應該是問題，而能不能又是一問題。假使我們僅知道應該要樂觀，而不知如何方能樂觀；那麼這問題還不算完全解決！

怎樣去苦得樂轉悲成歡，這是很費思索的問題。古今中外的聖哲賢豪，對此都有過解答，不過各人的解答多有不同之點。所謂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是也。爲幫助我們研究起見，可以先看一看他們的說法：

一、苦由貪生，知足常樂。佛教之祖爲釋迦，釋迦之所以成佛，正因尋求避免生老病死苦之方法。佛教要義，大概是認爲人生一切災患不安，皆起于不知足之私心。苦由貪生。人未盡勝貪慾，則其生多惱，而以憂傷終。人生之貪有三，皆惡也；一爲滿足肉體之慾，二爲求不死之慾，三爲求富盛之慾。人欲生活平靜，必須克此數惡，（即人不可爲一己而生之謂）邪惡既除，我之一念，已不居于私念中，于是乃達更高之智慧，自入涅槃，涅槃者，靈魂恬靜之謂也。

二、知常守明，無爲自樂。老莊認爲宇宙間事物之變化，皆有普遍永久之通則，是之謂「常道」。能認知此常道，則謂之「明」。人生在世，與其他事物同受此種常道之支配，如能順應自然，自由自在，毫無勉強，則心恬體適，幸福無量；否則逆常道以自作，求巧反拙，自尋煩惱而已！他們認清反復之理，知道凡事物若發達到了極點，則必一變而爲其反面，所謂否極泰來盛極必衰者是也；如要維持其發展而不致變爲其反面時則必須先包含反面分子于其中，使永不能發展至其極點方可。具體方法是：大成者缺；大盈者冲；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知其雄；守其雌；知其白，守其黑；知其榮；守其辱。

三、仁義充乎心，憂思絕于外。孔子成仁，孟子取義，儒者把天理良心，合併一處，取名爲『道』。爲了這『道』，學而時習，發奮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不恥惡衣惡食，終身居仁由義，忙得忘記了一切足以悲觀之現象；而且心中既被仁義充塞滿了，因爲內省不疚，所以心境常樂，物境亦隨之而樂矣！『仁者不憂』，儒之謂也。『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正道，得志與民同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這樣的大丈夫，還有甚麼憂患？還抱甚麼悲觀？至於儒家那種循規蹈矩，守禮奉法，兢兢謙謙，恭敬勤勉，謹小慎微的生活方式；當然可以言寡尤，行寡悔；少惹許多是非，少着許多閑氣，也減少許多悲苦了。

四、自利則樂。英哲霍布斯主張個人快樂，爲人生究竟目的。他覺得人之心理的追求及倫理的追求，都應爲自己之快樂；不扶助他人，不愛憐他人，不救他人之困難，一心一意除去自己之痛苦，即爲快樂的人生。很像中國爲我主義者楊朱，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

五、兼愛則樂。此說邊沁可爲代表，他以爲人生目的，非求自己之快樂，乃求公衆之快樂。他覺得能替最多數人求得最大幸福，自己就感到無上快樂。與中國兼愛家墨翟的『磨頂放踵利天下而爲之』相近。自他人視之，爲旁人吃苦，太不合算；但自墨子說，也許那樣他才覺得心神上特別愉快哩！

六、進步則樂。此說斯賓塞可爲代表；其意以爲凡能助人類進化之行爲爲善，即快樂也；有妨進化之行爲爲惡，即苦痛也。生物之順應爲進化，順應與生活之目的最爲適合。順應者生快樂，否則生苦痛。故努力做有關人類進化的事業，自然可以受感到無限快

樂。

這些以外，當然還有許多，不過我們不必再多引了。我們看過他們的說法，現在說明我們的意見：

我們根據唯『生』的理論，認爲既無所謂心，又無所謂物；故對於唯心論者從『心』上求樂的，與唯物論者從『物』上求樂的，都認爲不能滿意。我們認爲人生的快樂，應該從『生』上去求。如果『生命』有着落，則自然快樂，否則自然痛苦。要生命有着落，必須精神與物質兩全其美，時間與空間運用得法。否則樂道如顏回，也因物質營養太不足，不幸短命而死！既死矣，身體已不在，精神無所附，生之體亡，生之用失，生命且無着落，更何有于快樂！又如富貴家之妻妾，錦衣玉食，金屋藏嬌，物質享受可謂應有盡有，然一旦失寵自殺，其悲觀厭世之態度，正不亞於飢寒交迫以投井之貧兒！是知從心求樂，其樂無恆，從物求樂，其樂有限，惟有從生命上求得樂趣，此樂方能在時間上達其最長久之限，在空間上達其最廣大之量，所謂悠也，久也，持其志，毋暴其氣者，近之矣。

易繫辭說：『生生之謂易』，陰陽向背，一住一來，隨時變化至於無窮，這是宙宇本來現象。老莊的看法很對。我們既知生命本身，原有正負兩面；我們又知遇到正面即感樂，遇到反面則感苦，所以唯一的方法，最好一生勿遇反面，自然一生不感痛苦；但我們又知道物極必反，盛極必衰，寒暑明暗，不但相對，而且相接，往來反復，一定不移；所以要其不反不衰，必先不盛不極，道家那種大巧若拙的說法，自有相當理由在內。不過人爲萬物之靈，究與他物不能完全相提並論；道家那種看透世界，超凡出家，清靜無爲；與物俱化的避苦方式，或可謂之仙道，不能謂爲人道；循其道以行，縱可得消極之閑趣，然人類將不能進步，將與他不靈之萬物同

。我們就人的立場來論人生，覺得道家的做法不對！

苦由貪生，知足常樂，除去私念，則心境安樂，佛家之看法也對。不過這種只求靈魂恬靜，不管物質變遷的生活態度，也與道家的缺點相同：循此以往，人類必走上天演淘汰之沒落危途。所以去私之說是，而絕慾之說非，私念除則痛苦去，慾望絕則生機斷；去痛苦可以得樂，斷生機則違反人生真義，萬萬不能贊成！

然則如何而後可？曰：認清生命中正負相對，陰陽相接之事實；充實生活上心物相維，時空相用之內容，除私去惰，捨偏就中，自強不息，生生無已；使此生命之流，如長江大河，晝夜不停，萬年不盡，終身不到極點，即終身不遇反面，亦即一生快樂到底。自然這種快樂。不能只顧私己，還得兼顧他人；不能只顧現在，還得兼顧將來。

六、

用事實建立理論，我們已有相當結果；現在再用理論解釋事實，以證明我們建立的理論不誤。

第一、人類社會是進化的，這不但有達爾文氏的進化論可證明，即吾人稍把現在的一切與古代一比，即可一目了然；例如電燈與油燈汽車與牛車，樓居與穴居，熱吃與生吃……等；進化是後來居上之意，亦即古不如今，今勝於古之意。豈有一切都是今勝於古，獨人心今不如古者乎？是知好古或可，信古已不可，何況執古，迷古乎？道學先生爲「人心不古」而悲觀，實因不明古，不知今，誤會了！

第二、社會何以會進化？這當然有一原動力促使的，原動力爲何？曰，人類求生存之慾望是也。設使人類自始都入山養性，絕慾樂智，清靜無爲，與物俱化，則何能延續繁衍，至於今日？設使人

類自始都消極悲觀，厭世自殺了誰又來一次一次革命，一點一點改良，一件一件創造，使社會一天一天進化而有今日？所以因爲現狀不滿人意而表示悲觀者，不但不懂生命中正負兩面相存相對之理，且不明白社會進化之史實！

吾人常知現狀是永遠不能滿人之意的。如果一個人覺得滿意了現狀，這人就完了；就不會再進步了。如果社會的一切現象都滿足了人意，這社會也就完了，再不會進步了。正因爲現狀永遠不滿意，所以人才來改革創造，努力奮鬥，使他進步，永遠進步下去！正如川流不息一樣。我們人類正因爲身處此永無止境的進化潮流之中，才覺得前途無量，希望無窮，而快樂也感受不盡！

革命的青年朋友們：我們要知道，革命旗幟之下，沒有滿意現狀之人，同時也不容悲觀消極之人！如果現狀使我們滿意，我們何必再來革命？如果我們立志革命，何能又去消極悲觀！

三民主義的信徒們：我們要知道，拿現在比過去，不但人類有進化，我們的國家民族，我們的中國國民黨，我們的一切革命工作，都顯然有很大的進步了！我們試想：我們的軍隊比滿清末年如何？我們的政治比北洋軍閥時代如何？我們的黨比共產黨暗中操縱時如何？當然現下尚有很多很多使人萬分不滿意的事象，仍然擺在我們眼前；然而那也是不可避免的，那正是我們奮鬥的對象；我們只有用樂觀態度去想出改革辦法，絕不能用悲觀態度去嘆嗟歎氣！

三民主義的國家是我們的理想，建設三民主義的國家是我們努力的目標，這樣崇高遠大的希望擺在前面，充滿心中，安有不快樂之理？總理有言：「樂觀者成功之源，悲觀者失敗之因。吾人對於國民所負之責任，非圖謀民生幸福乎？民生幸福者，吾國民前途之第一大快樂也。既然矣，則吾人應以樂觀之精神，積極進行之，夫然後民生幸福之目的可達，而吾人之希望乃有成也。苟稍悲觀，則流歎世，而成自暴自棄之徒。」我們應知所勉了。

二十三年十二月于滬京

資本主義與戰爭

大覺

在屢開會議而屢無結果的軍縮會議之後不久的時間，最近我們從報紙上又讀到倫敦海軍談判的消息，但電訊頻傳，所得的依然是暗雲籠罩，前途殊少樂觀的惡息。一般人或許認為這是怪事，他們既然都開會，就應該融融樂樂，討論出一個好結果，使世界平安，使人類幸福；卻常出人意料之外（？）的是大家都歡欣而來，結果弄到面紅耳赤不歡而散了。這豈不是列強們的政治家妄費精力的舉動嗎？然而列強們的政治家並不是傻子，他們又為什麼有這樣的妄舉呢？要回答這個問題，絕不能從他們會議席上的紀錄作根據，因為他們不欲而散，在他們代表口中的言論作衡量的標準，那我們不但得不到正確的答案，而且還有被他們的言論所迷惑的危險。所以我們在這裏得另找途徑。這途徑便是剖析現世界的社會結構，從這剖折裏邊我們不但可以解答了現代政治家們奇怪的舉動的疑問，更進而還可以明白現世界矛盾，混沌，悲慘等症的總樞結。

誰都知道現在的歐美列強，都是資本主義的國家，所謂資本主義的國家，就是他們的工農經營全用機器去生產，出產量較我國的手工業多到千萬倍以上。但這種大量的出產物，都是他們的主人——資本家——的私有物，資本家用機器製造這多量的物品，他的原意不是為供給社會人類的需要和享用，却恰恰相反的只為他個人多賺得一些金錢而生產的。我們不是常常從報紙上看到倫敦，紐約，巴黎有着成千成萬的人在挨餓受凍嗎？同時，我們卻又看見「洋米」「洋麵」「洋布」一切貼有「洋」商標的貨物，一輪船一輪船往我們中國和中國一樣的落後的國家擁，其所以有這種矛盾現象的原因，並不是列強們不愛已國的人民，而對「東亞病夫」有所慈惠，乃是想

從我們「病夫」的手中得到更多的洋錢啊！凡是到強用貨物換洋錢的地方，普通叫做「殖民地」。可見列強與殖民地發生着怎樣密切的關係，換句話說，殖民地簡直和列強有着生命的關係。因此之故，凡是稱為列強的國家，都佔有廣大的殖民地，不但如此，他們還天天設法想得到更多更大的殖民地。可是我們試睜眼看，世界上那一塊土地沒有主人？可以說世界的土地早已被列強分割完了。但是資本主義的生產日益進步，所生產的物品都需要市場去銷售，這就是說世界的土地有限，而到強資本主義國家追求利潤的心意却沒有止境。你貪婪無厭，他較你更貪婪無厭。這樣一來，於是乎就發生了爭奪的形勢，而軍艦大炮就是爭奪的唯利利器，所以凡是號稱列強的國家，又都是擁有廣大的軍艦大炮，時時把鎗口瞄準着他們的奴隸和敵人——殖民地和其他列強——預備着慘酷的大屠殺大屠殺。

由此我們可以知道，資本主義制度的列強帝國主義，其基礎是建築在大量的無政府的「商品」生產上面，而以軍艦大炮作着他的拱衛，失了無政府的大量生產，就無須要軍艦大炮，假如沒有軍艦大炮，無政府的大量生產便失去保障，沒有地方去銷售，資本主義無用建立，所謂列強帝國主義便要坍台。我們試看現世界所謂列強的帝國主義的國家，那一國不是資本主義制度，而那一國又沒有擁有廣大的軍備？所以資本主義，大量「商品」生產和廣大的軍備是三位一體的東西，不能分割來理解，更不能分開來處置。牠們好像一座房子的棟梁，牆壁和基礎一樣，取去了一樣，房子便不成為房子，不但如此，減少了任何一方面，其他兩方面都會發生影響，而且立刻會影響到整個房子的動搖。現世界是資本主義支配的世界，資本

主義已發達到牠的頂點，『商品』過剩到壓壞了資本家的堆棧，自然與牠相適應的軍備不得不擴張。而一般政治家却要開會議減縮軍備，這不是要抽一座大廈的棟梁？大廈抽去棟梁，自然就不成大廈；發展到最高峯的資本主義要減去牠的軍備，資本主義還能存在？當然也和大廈一樣就要倒塌下來的，那麼一般資本主義國家的政治家還爲什麼天天高喊軍縮呢？難道他們真個都是傻瓜嗎？當然不是的。那麼他們爲什麼又要妄費精神呢？我們的答案是：絕不是妄費精神，仍然是軍備的競爭，也可說是一種變象的軍備擴大。這又是怎樣說法呢？

我們知道資本主義的主張是自由競爭，『商品』是自由競爭，與之相適應的軍備也是自由競爭，而現在各種競爭已達到了最高點，世界上處處充滿着矛盾，他們個個都拔箭張弩，隨時都有發生戰爭的危險，聰明的帝國主義列強們，雖然箭在弦上，但也知道戰爭是危險的，雖然都有充分的準備，但基于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教訓，冒然開釁，究境『鹿死誰手』，誰也都莫有把握。所以他們個個都有戰爭的準備，但誰也具有戒心，誰也覺得自己的力量不充足，不願輕易啓釁，于是乎列強的政治家們就想在衝突的高潮裏作一些緩和的工作，便召開了軍縮會議海縮會議，心想把戰爭的利器減縮下

來，使戰爭不要爆發。但是我們前面說過，資本主義：商品生產和軍備是分不開的一種有機的結構，資本主義已發達到它的頂點，要削減它的廣大的軍備，好像要斷它的四肢一樣，那真是絕對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在屢次的會談上都形成只叫他人縮軍，自己卻要保持原狀的主張，這即是說，自己都主張軍擴，叫他人縮軍，軍擴固然是競爭的表現，軍縮又何嘗不是競爭呢？不過，前者是積極的姿態，後者是消極的姿態，無論積極與消極，其競爭本質無差異。我們想想，像這樣的軍縮海縮會議，還能討論出良善的結果嗎？列強的政治家們都想擴自己的軍，而縮他人之軍，口裏都有公正的言論，充足的理由，不得已的苦衷，然而心裏的陰謀，暗地裏的勾心鬥角，使得他們不得不欣喜而來，不歡而散。在這裏，我們便明白了以上的各種問題與懷疑了。

末了我們總括的說，資本主義與和平是誓不兩立的冤家，有資本主義制度，便無和平，要有和平，必然就沒有資本主義制度，要想在資本主義的世界裏得到和平，那簡直是夢話，要想在帝國主義的手裏奪下巨艦大炮，那簡直是鬼話！處在資本主義社會的人們，永遠是站在戰爭的前夜，恭候着炮彈來臨的糕羊？

取消甘肅軍費撥款制度建議書

張東野

甘肅靈台縣長張東野先生，站在國家人民立場，寫成這一篇有價值的文字，不管能否生效，其實能勇收之精神，已足令人同情愛戴而不已，特刊載于此，俾知民苦之深，縣長中也有不昧良心以干衛祿者在也。

編者誌

甘肅自民國十五年至今，十年來人民所受有形無形，間接直接

所派之款項，每丁糧一兩，至少年在五十元以上，民十八十九等年，隴東各縣每丁糧一兩，每年尤在一百數十元，民窮財盡，吹骨吸髓之家，實有一言難盡之痛。以靈台論，全縣丁糧僅九千一百二十二兩，又民屯等糧一千一百餘石，兩共不過一百萬兩有奇，全年正糧及附加各款共三萬二千餘元，除坐扣行政司法公安教育等費，并照撥

付平涼法院，縣黨部，電報局等等外，年僅可剩一萬餘元，而每月所撥之軍款，竟常川在一萬元以上，兼之地方因收軍款紊亂之關係，地方費本無幾，所有各項照例之開支，每月每地了一兩連同軍費至少須担負一元六七角之巨，是今年每丁糧一兩，已在二十一元左右矣，此二十一元之數，尤係縣長去冬召集開會，以去留力爭，裁人減薪，量入爲出核減規定地方一切開支，所得之效果，如照二十二年九月以前之現象，各區村自攤費用，各機關開支漫無限制而言，則每年每丁糧一兩之結果，實非四五元不能了也，人民負擔如此，焉有生活之可能，

按人之最愛者，莫過于錢，人之最恨者，莫過於被人打罵，今縣長以親民之官，如狼似虎，日出而作，惟作逼款之事，逼之不成尤繼之以打罵，是天下最討人恨，最招人怨之事，皆爲縣長一人作之矣，人民不以縣長爲厲鬼者，千能得一哉，故今之縣長交卸之日，即係危險之時，十有八九，非付懲戒，即負有被控違法不肖之名，甚至經年累月，交代難清，被控之案，久懸不結，真有冤無可訴之苦，追根究底，遠因近果，無非皆爲催收軍費而惹之禍端耳，縣長如此，面區長鄉長十紳等，亦莫不有在在堪虞之嘆，人民方面，尤已到求生不能，求死不得之境，匪共煽亂其間，軍費仍催逼不已，縣府如遭構事，官民整惻不安，長此以往，如不能將撥款制取消，實無異予反動者以絕大之機，更恐人民爲求生自衛計，將有官逼民變，挺而走險整個反響之大騷動，劉赤丹高崗等利用催逼軍費之機，號召擾亂，坐大洶洶，即最近顯明之證據，如不及早免除撥款制，恐繼劉赤丹而起者，將有一發不可收拾之痛也，官府天天曰剿匪，實則無形製造匪共之力，較于剿匪之功，何止千百倍，政治環境如此，真令人浩嘆無限，

靈台人口約八萬以上，地畝荒熟共計五千七百七十二頃餘，共額地丁糧石一萬零三百兩石之譜，以今之豐收計算，每畝平均收入糧食三斗，全年不過收糧十萬石左右，其間麥以六萬石計，每石現僅值三元上下，六萬石不過可值十八萬元零，其餘四萬石雜糧，每石平均二元，四萬石僅值八萬元左右，又牲畜副產品，以及一切的收入，再打十萬元，是全年總共出產收入不及四十萬元，而每年供給軍費了糧并地方各款，每地了一兩，糧一石，至少在二十二元有零，是全年已在二十三萬餘元，所剩不過十餘萬元，以十餘萬元支配八萬餘人之生活，再加天災人禍，土匪搔擾，衣服房屋之添置，以及生死病痛種種之消耗，則人民尚有生活之可能乎，職在靈將近一年半，下鄉巡視已有十餘次，每到一村，一村之慘狀，直令人痛心疾首，無法以形容，雖三冬天，男女老幼多穿一破氈之衣，十歲左右小兒女無褲可着，所食皆係糜子高粱，且皆連壳磨而食之，因麥價稍高，故皆留麥變錢以納年款，遍尋各住戶，多無隔宿糧，床上多係破氈，無論男女面皆菜色，愁容苦臉，莫不以軍款無法應納引爲憂，每見縣長至，則皆羣相遮道，長跪哀問之曰，「青天縣長，我實在無法出款，你老人家幾時把軍款免了，我們便有活的希望，不然，我們就只有死是一條出路了，」嗟夫，人非草木，孰能無情，聽此哀聲能不肝胆俱碎乎，縣長爲親民之官，對此長跪之哀問，其將以何言詞而答覆之，徒言安慰，無非自欺而已，噫！爲今之計，萬句話作一句說，萬件事作一件講，如不將軍費撥款取消，則雖堯舜伊呂再生，恐亦無法執此萬難之縣政也，故敢武斷一句曰，欲救西北之土地與人民，即宜火速取消撥款制，統一財政，以全甘之收入，量全甘之支出，裁軍減政以節開支，并設銀行于平涼天水武威等處，代省庫之責，以中央紙幣週轉金融，如中央可以

協款，或本省可以量入爲出，列將各縣照列之款，各縣解于各地之銀行，萬一中央不能協款本省仍各縣攤派接濟，則即明定規則，每縣按丁糧多少，平均攤派由各縣直交銀行金庫，使縣府與人民有一定之辦法，各軍再照撥令至銀行支取，則亦比較可免如今日之紊亂矣，否則，一縣上下日爲軍款忙，縣政前途不特無法推進，即現狀亦決難以維持，劉赤丹之禍，更不敢保不擴大于全甘與西北也。

尤有陳者，茲無論軍費是否免撥，以目前之事實，與免去一切之弊竇起見，立宜拘昨死今生，將地方過去，一切紊亂之款項，清理結果，并規定地方萬不可減之用途，決定總數，一律在地丁上附加征收，以免人民受無辜之需索，至於軍款能免，自爲無量之福音，萬一不能免亦須以全甘之地丁糧石計算，量出爲入，按月額定

時事彙聞

記五中全會

記者

五中全會於本月十日上午九時開幕，十四日下午四時半閉幕。茲將其詳情彙誌於下，想亦全國同志同胞所樂聞歟？

●**黨部**……全會開會典禮，定在中央黨部大禮堂內舉行，該禮堂係今春因擬作代表大會會場，曾加改建，刻已煥然一新，更由庶務科於四週遍懸花綵，及紅紙金字柏枝邊，匾聯，加配電燈，又全會之議廳，亦係新近改造者，設備完善，席次井然，黨部大門二門間，亦加懸柏枝彩坊與標語，氣象極莊嚴燦爛。

每縣應攤多寡，以免縣府臨時攤派，軍委臨時坐催，軍政紳民等皆感謝不申之痛苦，蓋人民供不應求，軍隊求過於供，結果人民受押受打，縣長則儼如印度人對於五印度公司之債務人等，及至軍款付清，千求萬難取得一紙印收抵解時，而輾轉斥駁，終年累月又不能抵清，痛苦之情，實有一言難盡之隱。總之與其對於軍款不能豁免，則不如簡捷了當將軍地兩費，明定額派之數，使人民有所適存，知每月應完納之多寡，實爲完善多矣，如此辦理，各縣既可一致，而層峯又可各縣攤款之內容，人民又知早爲準備，免縣府與人民有臨時倉卒之憾，此爲軍費萬一不能免，無辦法中比較之辦法，苟軍費能免者，則是全甘無量之幸，一天雲霧皆可立地解散，願我鈞座加以注意爲幸，否則各縣攤款前途之危險，恐尙有甚手靈台數倍者在也。

●**匾聯**……黨部內外所有匾聯標語詞句，均含精誠團結，含意至爲精粹，其大門外橫懸「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十餘字，及「加緊訓政建設」發揚革命精神」之對聯，其懸於二門者爲「團結奮鬥」構額，及「貢獻能力」「犧牲自由」對聯，懸於大禮堂正中者爲「共矢精誠」四字，而以「一德一心集思廣益」「羣策羣力自強不息」之對聯。

開會 十日七午九時行開會式，已推定汪委員主席，並致詞，又上午八時，全體委員並先舉行謁陵禮，開推

秩序 定中央監委林森主席，其開會與謁陵秩序如後，開會：一，全體肅立，二，中央委員就位，三，奏樂

，四，唱黨歌，五，向黨國旗及總理遺像行三鞠躬禮，六，主席恭讀總理遺囑，全體同志循聲宣讀，七，默念三分鐘，八，主席致開會詞，九，奏樂，十，攝影，十一，禮成，謁陵禮節，一，中央委員就位

，二，全體肅立，三，奏樂，四，唱黨歌，五，行三鞠躬禮，六，主席恭讀總理遺囑，七，默念三分鐘，八，獻花圈，九，恭謁總理遺容，十，復位，十一，奏樂，十二，禮成，

召集之經過 第四屆中央執行委員會，於二十年十二月召開於洛陽，旋又先後於二十一年十二月舉行三中全會，二十三年一月舉行四中全會於首都，迄今已十月有餘，中央依照黨章，本定十一月召開五全代會，旋據各省市黨部及蔣委員等電請鑒於彼時剿匪軍事將告成功，不容稍懈，請展期召開代表大會，以利工作，中央遂加採納，於十月二十五日由一四三次常會決議五全代會延期，並定昨（十）日召開五中全會，以決定一切大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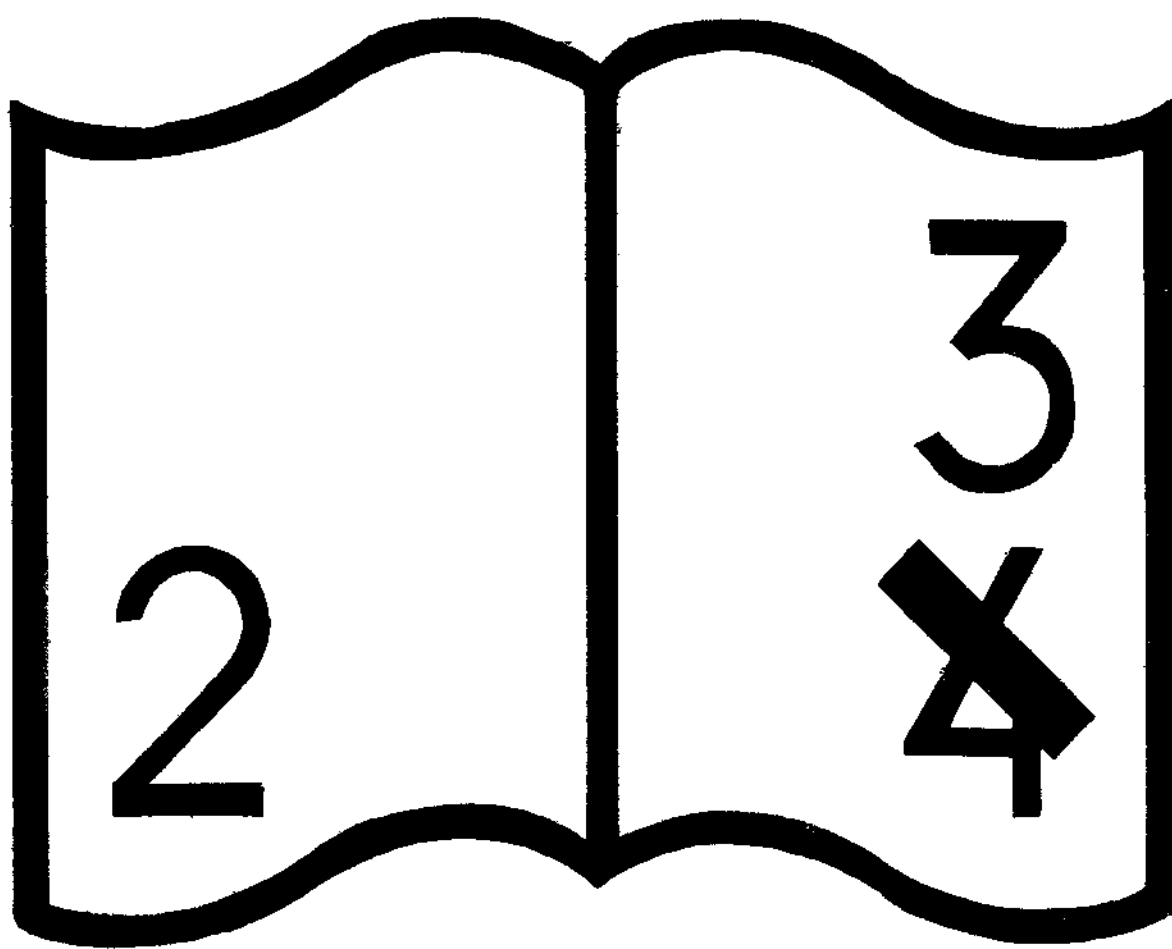
到會各中委 十日晨八時，全體委員謁陵後，返至中央黨部，參加開幕典禮，計到蔣中正，汪兆銘，戴傳賢，何應欽，陳果夫，葉楚傖，朱培德，吳鐵城，于右任，宋子文，何成濬，王柏齡，邵元冲，朱家驊，劉峙，周啓剛，陳立夫，陳肇英，丁惟汾，曾養甫，方覺慧，王伯羣，柏文蔚，覃振，石青陽，王法勤，陳公博，程潛，經亨頤，甘乃光，居正，石瑛，丁超五，張貞，孔祥熙，王正廷，周佛海，顧祝同，夏斗寅，賀耀組，楊杰，桂崇本，馬超俊，陳策，張惠長，鄧家彥，茅祖權，李宗黃，

白雲梯，張知本，傅汝霖，陳壁君，吳敬恆，張人傑，林森，蔡元培，張繼，邵力子，褚民誼，柳亞子，張學良，楊虎，洪陸東，張華村，黃實，朱霽青，陳樹人，繆斌，張道藩，趙不廉，余井塘，薛篤弼，焦易堂，苗培成，程天放，克興額，蕭吉珊，謝作民，梁寒操，錢大鈞，段錫朋，鄭占南，曾仲鳴，黃復生，羅家倫，張定璠，戴愧生，李敬齋，王祺，范予遂，曾擴情，王懋功，唐生智，陳慶雲，谷正綱，唐有壬，王陸一，黃紹雄，潘雲超，陳布雷，鄧飛黃，孫鏡亞，蕭忠貞，紀亮，李次溫等一百零六人，

開會式情形 九時十分，奏樂開會，各機關代表，海外出席來賓，共計千餘人，禮堂內幾無隙一地，九時十分奏樂開會，各中委成趨入禮堂前排就位，即奏樂，全體肅立，唱黨歌，向黨國旗及總理遺像行最敬禮，由汪委員兆銘主席，領導行禮如儀後，並由汪氏即席致開會詞，

預備會議 開會式後，九時四十分，即在中央會議廳開預備會議，議出席人數如前，由居正主席，決議事項，探誌如下，（一）推定主席團案，決議，推蔣中正，汪兆銘，孫科，于右任，戴傳賢，丁惟汾，居正七委員為主席團，（二）推定秘書長案，決議，推葉楚傖委員為秘書長，（三）全體會議會期案，決議，五日及七日，（四）組織提案審查委員會案，決議，提案審查委員會分黨務，政治，軍事，經濟，教育五組，各組委員名單，由主席團決定，（五）關於提案討論程序及截止日期案，決議，一，一切提案，除主席團臨時提出外，概先由提案審查委員會審查後，送由主席團商定提出，二，定於十二日晚截止提案。

首次會議 孫科及由粵來京出席全會之中委，崔廣秀，關素人，鄧青陽，李綺庵，李任仁，詹菊似，李福林均到



编码错误

。常會報告黨務，推定林森等組委員會審查憲法草案，十一日。

二次會議

十二日上午九時，在中央會議廳開第二次會議，出席一百一十人，主席居正。討論及決議事項如下：

(一) 憲法草案審查報告決議，憲法草案審議程序，照審查意見通過，又大會依據審查意見，旋將憲法草案，分章詳細討論，本日業將第一章審議完畢，其餘各章，仍留俟大會繼續討論。(二) 劃分中央與地方權責之綱要案，(即汪委員兆銘蔣委員中正上月二十七日感電中所擬釐定中央與地方權責最切實際之標準，(一)關於法制，中央祇宜規定原則大綱，富於伸縮力，其實施辦法及詳密條理，則由各省市自行釐訂，以期因時因地因人，各得其宜，而無削足適履之病，(二)關於用人任命之權，固操之中央，而人選則應由各地方主管長官，就有法定資格者，選擇保薦，至於任期，則以三年一任為原則，且明定保障，任期中不應無故撤職，任滿之時，其成績優良者，並由中央重加任命，予以連任，以期收入盡其才之效，(三)關於地方行政及經濟設施，應由地方斟酌實情，擬定計劃，編製預算，呈請中央核定施行，中央於核定之後，但須按其期程，考其成績，而不必遇事干涉，使得自由發展，(四)關於中央與地方之財政，應明確劃分，凡屬於全國性質之國家財政，應由中央統收統支，例如對外有關之關稅等，其稅則與收支，尤應絕對歸中央管理，地方固不得干涉，其他國稅，亦應遵守中央所頒布之規則與稅法辦理；至於地方財政，則由地方管理，其在過渡時期中，地方財政確有不足者，則由中央酌量補助，使內外相維，以為調劑，(五)關於國防軍及地方兵警之區別，應確定標準，國防軍為捍衛國家之武力，故關於國家之正規軍，其管轄指揮，須統一於中央，但在過渡時期，得依平時之統屬關係，對於部屬之任免，得由其最高主管長官，呈保中央任命，至於地方兵警，如保安隊，保衛團，警察隊等，除編制數額，須由中央核定外，訓練調遣之權，概屬於地方長官，無論國防軍或地方兵警，若有向外國購買武器之必要，應呈請中央代為購訂以求品類之均一等五項，向五中全會提案建議者

。決議原則通過，交中央政治會議詳細規定辦法，至十二時十分散會。

三次會議

十三日晨全會第三次大會，討論政治組審查之各案，以張繼所提之刷新政治與民更始案，陳肇英等之請早日成立鹽政改革委員會，一年內實行鹽法案，及周啓剛等提恢復人民食鹽自由，並准許人民自由販運案，最佔重要，關於食鹽之兩案，討論甚久，各委如張繼焦易堂等皆有精闢之發言，大致均傾向於准許人民自由販食。

四次會議

十四日晨九時開四次會議。出席委員百〇八人，主席丁維芬，討論事項：關於教育者五案，關於經濟者五案，關於黨務者二案，關於軍事者二案，關於政治者三案。又主席團提出兩案，決議如下：

一、五決全國代表大會日期定為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十二日。

五次會議

十四日下午二時開第五次會議，到會百人，主席孫科，重要決議有三：一、中華民國憲法草案，應遵奉總理之三民主義，以期建立民有民治民享之國家，同時應審查中華民族目前所處之環境及其危險，斟酌實際政治經驗，以造成運用靈敏能集中國力之制度，本草案應交常會依此原則鄭重核議；二、提案審委會黨務政治兩組提出對於常務委員會及組織宣傳民運海外各委員會及政治會議工作報告之審查意見，請公決案，決議通過；三、第五次全體會議宣言決議通過。四時三十分散會。

閉幕

五中全會，自本月十日開會以來，已及五日，共開審查會一次，主席團集議四次，共議決要案數十件，參加各委員，每次均在百人以上，無論在會內會外，均極表現精誠團結，共赴國難之精神，大會之使命完成，遂於十四日下午四時三十分第五次會完竣後，即在中央大禮堂舉行閉會式，由孫科主席，並致閉會詞，于右任宣讀大會宣言。

世界珍聞

空中大學

近日美國武士省，有辦「空中大學」之倡議，其法係用無線電廣播演講詞，主講者均為大學教授，凡有收音機者，均得聞之，故稱為「空中大學」。倡此議者，武士大學之沙卑博士也，彼因見無線電收音機之盛行，幾成家庭中必備之品，故擬在武士省奧士典埠，設一強力廣播台，將大學中各種科學，講義，由此廣播，俾好學者不必遠求，聽講時，可立，可坐。惟意之所適。偶倦，即可旋其機以聽音樂，現贊成者大不乏人云。

廿四年未得工資之女傭

（奧薩通信）本地女子菲斯諾克，一九一零年曾由傭工介紹所薦往毛羅斯金家為傭，薪金月約二磅，該傭工作至今二十四年，薪金未付，近該傭以空言無效，遂以罪名告其主人於地方法庭，經法庭審判結果，認該傭勞苦半生，代價毫無，該主人毛羅斯金應將原欠薪金即日一次付清，毛羅斯金輕視傭僕疾苦，竟二十四年未予分文，應罰金百鎊，以儆效尤。

來回彈

德國柏林，有一位軍械工程師，在最近發明一種很有趣的砲彈，這種砲彈放了出去之後，它到敵人的陣地那裏去飛一轉，就可以回到原地方，因此就在彈上裝一個自動攝影機，當它回來時，就可以得到敵人陣地的照片，這種來回彈比現在用的偵察機不知要好多少呢，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它必定大出風頭，可惜它的製法，德國人不肯公開，然而這種來回彈，也是很奇巧的了。

地方新聞

百元買一村長？

據隴南民聲日報載：武山通訊，北區區長康知訓，對各村村長大肆更動，聞繼任村長之人，咸係出百元買得云。這真是奇特消息，實乎否乎？村長而用金錢買充，其為村長也可知！區長而胆敢用金錢買村長，其為區長也更可知！如果該報所載消息確實，民衆不應坐視，縣長不能辭咎，民政廳也應該注意！

乞丐不入救濟院

蘭州民間社訊：本市公安局，因近日天氣嚴寒，乞丐多有凍死者，特設法送其入救濟院。乃二旬以來，三百餘乞丐，自願請求救濟者，迄無一人。調查其不畏嚴寒而畏入救濟院之原因，殆有二端：（一）老弱殘廢者因知識太低，不信公安局真會救濟他們；（二）少強者均吸食鴉片，恐一入救濟院，則不能自由吸煙，故寧竭盡日力，乞錢數文，以過一時之癮，不怕飢寒之苦云。編者曰：此事足以反映民間之危險現狀，無識者渾渾焉待死，有識者戚戚焉過癮。為過癮而流為乞丐，但仍非吸煙不可！人民到不怕死，而怕無煙，吸之現象，是誰之過歟？

蘇縣長剿共大捷

民間社訊：正寧縣長蘇天民，率團剿共，擊斃匪之偽參謀隊長，朱紹良主席提請省府會議記功一次云。縣長能認真剿匪，這是值得記功獎勵的，比之多向人民之收捐款而記功榮耀得多，如果隴東各縣的縣長，都能這樣對共匪不客氣起來，甘肅的那點匪禍，一定可以不成問題！

螢做的

小燈籠

南美洲巴西國在亞馬遜河下流的地方，每到黑夜，就有像二、五支光的電珠那麼大小的光亮，在河邊叢草中飛揚。很像一棵棵的流星，忽東忽西，當地的貧苦人家，有的就把它捉了許多，納入瓶中，可以供用，一夜之後，光漸弱，但在溫水中浸後，仍能光亮如舊，因此城市的小姐們，就用來做晚間裝飾之用，此種螢，同普通夏夜的螢不同：它有一處發光處，一在兩翅的基部，一在尾部？這種螢有了三五個，竟可當一盞小燈籠呢。

最大的食量

全世界有名的大食家史戴芬克，每天起碼要吃雞蛋三十個，肉類三十斤，葡萄酒二十瓶，最近忽然食慾減退，致病而死，聽說其身長六呎六吋，體重二百九十五磅。

最高的人

英國有一位長人，名叫加米爾康，他的身長，達十一呎三吋，為全世界打破紀錄的第一長人，聽說他在五歲時候，已有五呎餘長，其後隔了兩年，總可長到一呎，因為他的身長的緣故，不論起居坐臥，都要受種種損失，譬如桌椅，也須特別製造的。

世界最小的電爐

某製造廠新近造出一只極小的電爐，這個電爐，只有平常線捲軸一般大小，但溶解金屬極速，只需五六分鐘，就可溶解一小片鋁，鋁是一種金屬，其熱點為華氏四千七百五十七度，這個電爐，由高頻率的電流來供給所需的熱。

最輕便的飛行機

華盛頓訊。年來各國飛行人材輩出，飛機之製造技術，亦日趨精巧，美國某技師最近發明一種輕便飛機，機翼只長六尺，全部機器，重量不滿十磅，但其飛行力量，則與其他大機相同。

省府決定清剿共匪辦法

蘭州民聞社訊：省府舉行第二五九次會議時，由朱主席提，據民政廳呈，為隴東寧正慶合環等縣，共匪猖獗，擬具清剿及善後治標辦法四條，治本辦法五條，是否有當，請公決案；決議，原則通過咨撥署會核，云云，我們雖未見其內容為何，但省當局既已注意及此，吾人于欣慰之餘，只有再看其施行結果如何了！

省賑務會電京同鄉代籲冬賑

冬天到了，甘肅的氣候多冷？那麼多災民，不餓死，也凍死了！省賑會特電旅京同鄉會，請代向各方呼籲，以救災黎，原電云：「旅京甘肅同鄉會諸公台鑒，我甘不幸，災害頻仍，凡我甘人，想皆深知，無待贅述，惟各縣災胞，陷於水深火熱之中，望救甚切，本會雖極力呼籲，終屬無效，而加以地居邊遠，情難上聞，每舉措費神，收效輒落人後，力量太單，遺誤甚深，茲幸貴會成立，遠道遙聞，歡迎莫似，現屆冬寒，災民愈難渡活，慘情益甚，死亡日多，茲擬辦理冬賑，以資救濟，無如區區廣人衆，用款甚鉅，諸公，就近向當局呼籲，乘便對各方宣傳，籌撥鉅款，萬難收效，除再電請汪諸公，及各院部南京賑務會，華洋賑災會，發款救濟外，特此電請，並檢送災情照片，及災情表，務希查照，顧念桑梓，代為呼籲，無任感禱，臨電翹企，呈候旅綏，甘肅省賑務會叩。」

編者曰：甘災之重，甘民之苦，以及甘肅之災民之有苦無處說，此電均以一淚一字傳達之！旅京甘省同鄉，自屬責無旁貸；即高呼開發西北之黨國碩彥各界名流，也應多動一點慈悲心才對！(編者有一段風聞，說賑務會最近本已對甘肅撥了些賑款，水楚琴剛要領到時，因蘭州有人要查賑款，他遂離京返甘，不再去領，以致此項本可早領之款，如今又生波折！此說如果屬實，未免使大家失望！要分不容易，要到又不領，豈非自討苦吃？賑賑如無弊端，儘可任人清查，怕甚麼？惱甚麼？賑災是義務事，辦理義務事就得任勞任怨，只要自己問過良心，何必管他人說話？爲了他人查賑，就把自己應領的賑款不領，以致災民多受許多苦，這豈是負責

二種新軍器

美國有一位光學專家，最新發明兩種軍事上的利器，一是（夜光眼鏡），帶了這種眼鏡，雖是在黑暗的野裏，也可以看見在五十呎以內的東西，但是這眼鏡自身並不發光亮，所以軍人帶了在黑夜攻敵或行軍可以使敵人不知而後已，所以這種發明，是給軍人一個很大的便利，二是，光線哨兵器，用這種器具可以替代軍隊的放哨，而且比哨兵要靈敏，因為它是利用赤，紫，外光線遇到物體的動影而發生感應電，使內部的電亮或鈴響，所以用這種器具來代哨兵，它能夠將兩種光外線，放射到所需有戒備的地力比哨兵要好得多，而且這兩種光外線均有光亮，所以在軍事上却是一種很好的利器。

莫羅卑

偷屋賊

（葡萄牙通信）羅卑一幫夥劫有波萊克者，前業土木作，近忽得國家某項獎金，頓成富翁，即於羅卑城外購置屋，八月間波氏以新屋將告落成，遂將該屋交二三工人看管，自行束裝回里，擬即挈眷同來，波氏歸里，親朋友好，聞訊相繼上門致賀，宴會幾無虛夕，致樂而忘返，工人等見波氏遲遲未來，因寂寞殊甚，相繼作遠地遊，當地賊黨，見時期已到，合同黨并工人百數十人，聲言改建爲由，日以繼夜，不及數旬，將波屋盡行折毀，賊等得大量磚瓦木頭，分批廉價出售，得款，先後他去，約二月，波氏挈眷前來，見前屋不翼而飛，疑以前後事實係南柯夢幻，精神恍惚，時欲自刎，後經鄉人詳告，始悉全屋已被賊席捲而去云。

美國好萊塢明星每星期的薪俸，簡直可觀，較各國元首的薪俸可以加上幾倍，今略舉幾位大明星來看，葛雷泰嘉寶，每星期九千元，康士登斐涅，每星期七千元，華雷斯皮萊，每星期五千元，約翰巴里穆，每星期六千五百元，瑪瑞希拉每星期六千元，以上之數，實足驚人。

美國影星的薪俸

（蘭州特約訊）本省前以軍費浩繁，需用甚急，不得已採用撥款制度，以資維持，但自實行以來，本省財政，日趨紊亂，民衆負擔，更形增加，致使本省經濟陷於不收拾狀態，財政廳長有鑒於此，因於前開第一二次縣長會議時，提出廢除撥款制將各縣應徵各款，按月平均支配，由各該縣長負責清理，以資維持並擬定辦法，自明年一月起對臬關等十二縣，不再指撥任何款項，當經大會通過實行，其詳情已誌前訊，茲悉財廳朱廳長刻以取消撥款制度，亟應研究具體辦法，以資進行，因於最近擬定辦法，將先分區進行，此外對於各縣駐軍，亦決於明年一月份起，先由新一軍及新十四師兩部軍隊着手由財廳直接發餉，不再指撥，刻財廳仍在積極準備中云。

從明年一月起廢除撥款制

者所應有？如果說不願再幹這義務，也可以早辭職，或者領到此款以後再脫離關係，何能如此發脾氣，使大家共同吃虧！編者風聞如此，特說了兩句公道話，究竟事實真象如何？水先生如能詳爲說明，也可以使大家平一平悶氣！

從本月起廢止軍差

（又訊）省府以第一期第一次縣長會議，會由民廳提議，擬請決定日期，廢除軍差辦法一案，當經第一組審查，簽述意見，照原案辦理，復經會議議決，照審查意見通過，除咨行各縣遵照外，並令各縣遵照，令民廳一體辦理外，特抄發原議案各行各縣遵照，並佈告民衆週知，茲將原議案分誌於下，一，廢止軍差案由各縣遵照，二，通令本年十二月一日起，一致遵辦，并由省府先期行知各縣，三，通令廢止之後，如軍人仍向縣府遞請攤派軍差，（如軍人等類）縣府得拒絕其要求，如拒絕無效，得由縣長估計其所攤軍差數目合洋若干，電請省府轉令財廳在應發軍費內扣除，以資抵償，三，各縣長對於應攤軍差之要求不能拒絕，又不電報省府，經人民告發，或調查屬實之後，應將該縣長從嚴議處，四，各部隊有特種事項，非得派軍差不可時，准其將所需數目，事先電請省府核辦，電飭縣府辦理之，事竣之後，由縣算折費用確數，向省府及省府作正報銷，人民負擔之款，准其抵納正款，其車駝供軍用者，縣府既報銷有案，應照所報數目發給，倘有勒扣舞弊情事即以貪賄論罪。

雜著

隴右光復始末錄

黃誠

此為黃誠先生所著革命回憶錄中之一部，曾見之首都某報者。中多珍貴確實之材料，別處無由見之！特轉載於此，俾知中華民國創造之艱難，雖世人所視為邊遠之隴右，亦具有絕大之壯烈犧牲焉！

編者附誌

前清宣統三年八月十五日，武昌首義，同時響應者數省。一月朔，陝西民軍起，隴全隴爲之震動，而知大義者絕妙，署甘法司彭英甲，署甘藩司劉毅孫，署巡警道趙惟熙，勸業道張炳華，時同爲甘肅營務處總理，彭趙尤官僚中最無知識者。初六，甘督長庚，將兵備處所轄之軍械局，及新軍兩標，改隸營務處管理，彭氣焰益張，力主招募回隊，以抗陝師。且昌言新軍必變，勒繳器械，更編營制。時予充軍事參議官，總理兵備兩月，威信尚未全孚，加以駐省新軍，程度幼稚，雖經黎兆枚羅瑞霖極力運動，迄無效。幸長督以餉械兩絀，攻守尚猶豫無所擇

，得以與委蛇其間。初九夜，予見彭謀出兵亟，因假利害，密陳長督，謂方今天下起兵應武漢，秦蜀殺機已大動，甘省僻遠，仰人鼻息。若秦人塞我隴口，據長武以梗東道，由漢中出祁山以截南疆，再以偏師由延綏北扼寧夏，又道鳳翔南擾秦州，不及半年，孤城坐困，恐悍回因之勾結內應，地方將絀不堪，以事勢論，固當以守爲戰；保境息民，以待大局之定。長督深以爲然，按兵不動，事爲彭調知，嫉甚，遂聯合劉趙。朝夕謀擊，且以危詞恫喝長督，遂復得逞。適升尤由陝西逃至平涼，迭電清政府，請勤王，得長督撫，（長督時薦余署陝撫，因回電中梗，不卜清廷意旨。升尤迭請勤王，未便退抑，升原係陝甘總督祇得再荐升，遂獲署陝撫。）並調彭及陸洪濤一軍隨行。馬安良者河州回將也，頗英鷲，彭欲倚以成功名，逼長督起用，（長不以安良爲然）令募精銳十營，東出平涼爲中路，（又稱西軍，象規寧夏。先是九月二十八，吳殿英以寧夏反

正，卒以布置未週，團體不固，十月廿八被西軍分統馬麒攻陷，屠劫一空，慘酷已極。彭因得署陝西藩司，並總理東路營務，喜甚，雖然謂其僚屬曰：革命黨何能爲，謀起事者愈多，乃我輩升官發財之日大至。其昏聩頑劣，大率類此。至是關隴之兵禍日熾，予亦爲所觸動，不能安居省會矣。會長督以秦州爲甘南門戶，南入川，東通陝，必得人而守之。令予募一旅出防，彭趙雖以予遠適爲得計，又慮擁兵爲患，陽隸以回將崔正午所部五營旗，而陰嗾其反噬。請餉餉械，多方掣肘，出以強迫，方始成行。十一月初二，我師抵秦州，時陝省派守固關之曹軍，已於十月二十八夜，爲崔正午所襲，固關陷，隴城甚危，陝西提督張行志所部壯凱軍中營駐州城北，崔扼城南，十一月初四夜，兩軍夾攻，隴城遂陷，屠戮劫掠，慘無人道。初八，予遣隨員周秉鈞前往調查，且諄諄囑爲陝西遺俘開一生路。周抵隴時，崔正搜殺，因周爲余派，懼以實料，殺掠稍止。陝軍官陳同吳棟臣趙皖江，皆當時被困隴城，僥倖脫難者也。

予以崔之殘橫，屢屢斥戒，崔反以忌功揭稟，因得改隸張軍。時張率壯凱全軍十六營，合以崔部，聲勢頗盛，專攻鳳翔，陝軍之守鳳翔者為萬炳南，（鄂人）及敢死軍統領曹樹勳。是時陸洪濤馬安良兩軍，先後攻陷長武邠州永壽，直逼乾州，陝西守將張雲山力却之，陸又攻醴泉，為陝西都督張鳳翔所却，陝省之得持挂甘軍者，此數人之力為多。而再店橋一戰，陝軍死傷數千，軍鋒屢挫，亦崔軍陷隴之故也。蓋隴抵之大關山，咸驛關，固關等處，為秦州赴陝必經之道，時往來行人，迹涉嫌疑者，均被崔軍搜殺殆盡。陝派來甘運動之羅佩珩等，被崔囚之清水縣，尋殺之。其後由秦赴陝密卒，必須取道圓背頭，通同角，香泉，縣頭，寶雞，以達鳳翔，道路崎嶇，不容一騎者。（黃際豐彭慶堂等赴陝通信由此）若取道三岔廳，利橋黃牛舖以出岐山，雖通駝馬，然多繞三百餘里。（董韓民嚴鎮寰羅瑞麒赴陝發電由此）且此兩道，常有陝西潰軍擱阻，交通既梗，故東南事變，秦城一無所聞。間或由川賈家書中稍得崖略，又僅一鱗半爪，大半市井傳聞。惟九月初六七漢口之敗，由於漢姓張景良暨羅家炎，則數函皆同也。雖由甘達新疆，用俄國西伯利亞電線通北京，然官傳

守秘密：一切要聞，亦無由預知，迨上海和議。雙方停戰，而甘肅前敵各軍，尙攻陝不已。（予倘署陝撫，則屯師陝邊，不惟乾鳳醴泉可免馬張陸陸蹂躪之禍，且可使陝西民軍專對東面也。）予因遣書署甘肅藩司俞明震，責以不能匡救，愈覆書云：升允不顧條約，祇知督師前進，索戰勝者，大開保案，此時不惟明震不能西，即長督亦不能節度也。予念陝甘之兵一日不解，即共和之局；一日不定，蓋東南和戰，視西北為進止。是時宗社黨有欲保潼關以西，冀幸作小朝廷，偷活旦夕者，甘紳劉爾斯張林焱，因認倡迎變之說以附和之。羣奸洵洵；官紳皆敵，予以一旅廁其間，孤掌難鳴，自設固非所宜，輕舉亦有不可，日聚同志，深謀熟計，或謂宜先取漢中，以收咸陽，或謂不如取道陳倉，竟襲長安而代之，其主取漢中者，謂漢中為秦蜀關鍵，可資聯絡，况漢中總兵江朝宗，猶為清守，而李光輝擁兵駐漢，意存首鼠，將終為陝患；尤宜圖之。其主取長安者，謂關中為西北樞紐，漢祖以興，南接荆襄，東通河洛，今潼關既被毅軍所攻，張飭勢不能敵，鳳翔甘醴，又有甘軍牽制，危險已極，勢難久存，百二雄關，與其淪為民賊，易若聯合駐徽縣羅平安一軍，乘間取而代之，以

維大局。是二說也，余皆未取，蓋江李皆自守之雀，無志出巢；取漢中固無益於陝，直奔長安，益增陝軍西顧之憂，是速其亡也，不若仍駐天水，撫安回族，聯絡羅軍，俾勿東漸，（羅，川人也，所部三營，兵精器利，然士卒多川人，咸抱種族思想，其幕友劉果羅之同鄉，倡言革命，與黎兆枚李宗綱魯秉周黎瑞芬等雙方組織軍隊，已成一氣，後羅視予為進退，職是之故），雖謂保境息民，不啻為陝西守也。若陝西萬不能支，則義旗一舉，先圖平涼，以截甘軍後路，馬陸勢必反顧，則陝危不救自解，共和可望告成。周昆，黎兆枚，李宗綱，黃嗣，魯秉周，黎瑞芬，丁廣照等，均極表同意，反止之議遂定。先是陸續派遺陸軍學生湘人李仁斌，李志南，陝人安國柱，晉人周望英，洛陽黨獻琛，湘鄉雷達等，赴陝聯絡，共六次，或以去不能回；或因中途阻滯，終不得其要領。直至十二月二十三，第七次派去之胡文煊，自乾州回營，始得張雲山覆書，允贊助反正，約年內派隊來秦，定期夾擊，以為聲援，精附旗式，善陝秦密信，至是始通。時隴川軍援陝，北伐司令李樹勳，已抵廣元，爰遣張雲華前往達意，並函蜀軍政府，懇其就近撥軍援助。壬子正月初二，予以陝軍專使

不至，又聞去臘二十以後，乾州戰事甚惡，悉其自救不暇，計將中變，因遣胡文所魏國英赴陝以視之；又用蔡鎮西汪青計，遣畢文碩赴鳳翔游說張行志，張不納，（因畢與其子交厚，故未加害），畢回秦，過隴州，又運動駱銳管帶崔鴻鏡崔崧等，背張向秦，謀洩，二崔幾被害。初五，省報陸洪濤一軍，已於除夕陷醴泉，轉攻咸陽，長安危甚，人心惶惶，是日復遭寇獻琛張桓赴漢中洛陽，與川軍聯絡；初七又添派彭慶堂南下助寇等。初十，陝軍統帥萬炳南自鳳翔函示赴秦師期，十七日，前新軍管帶劉文垢借靜寧受慶龍來秦，出示兩湖同鄉公函，勸予舉義。予以城內防軍及伏羌軍學各界，不下二千餘人，已經黎兆枚周昆等運動成熟，各以實情相告。劉大喜，越日即親赴徽縣，一以偵探北伐川軍情形，一以聯合忠武右旂軍隊。（時駐兩當徽縣一帶士兵多劉舊部）。方劉之來也，先在省與鄂人劉佐寅粵人方芷亭運動軍隊圖反正，砲隊管帶梁國璋，頗為所動，卒以外援無力，未能得手，始憤而奔予。佐寅精於法律，後本軍反正，猶不時將省中實情詳晰相告。積函盈寸，用心苦焉。十八，陳貞瑞至，謀益定。二十二夜三鼓。傳諭各哨官長，分布地點，前哨謝漢秋，湯礪山率八

十人至籌防局，對帶盟炳樊率六十人至州署，實際魯胡芳亭副之，右哨楊展鵬率四十人至義倉，守軍械火藥，前哨張祖聯率三十人守西門西關，右副哨戴芳泰率三十人守東門東關，兼護天主堂，左副哨劉德馨率二十人守南門，左哨長嚴少春後哨長王章金共率八十八人守泰山廟營盤，並護北門福音堂，後哨譚祝普及巡查秦志芳率六十人至游擊署，予自領親兵四十人及差弁余振東成起鳳嚴鎮寰張佐勝等逕赴道署，黎瑞芬潘丙炎甘霖霖從之。二十三日，即陽歷三月十一，為我軍反正之日，辰刻入城，市民安堵。予抵署而周昆魯秉周李宗綱黃嗣等早已齊集，黎兆枚丁廣照偕董鳴民繼之，署鞫秦階道向森，以次各文武僚屬，如知州張庭武、守備梁國棟，千總韓孝忠，州吏目杜元模，城防軍隊長杜杰等，亦相踵畢集，紳商至者百餘人。予宣布約章並所以反正理由，乃存甘肅聯邦之資格，出陝黎於水火，非有自私自利之念介乎其間。聞者咸權忻鼓舞，公推予為正都督，向為副都督。予復諭以才德淺薄，暫肩茲任，一任全甘大定，組織完備，即行取銷，衆僉認可就，道署建立甘肅臨時軍政府，佈告各省及甘全屬，并移書省城清官吏，及前

敵將領，勸其反正。是日也，閉城約二鐘許，懸旗之際，婦孺奔走環觀為樂，防禦之勇，站立城市，商民奉杯致敬，惟游擊王潤，不聽勸諭，發槍抵抗，被我軍還擊斃命，雖以禮殮殮，並保護其眷屬財產，然不無遺憾云，維時籌防局雖派有謝漢秋率八十八人防守，而謂其受慶龍，以槍彈重要，關係非淺，親至局力任監守，午後四鐘，突有回軍部隊馬忠孝一營，由伏羌兼程南來，直逼城下，恐其猖獗，軍士擬出逐之，經予阻，商令秦紳張世英，回紳哈鑄，馳往勸其退屯距城五里之天水鎮，因得相安無事，二十四日，胡文垢自微回，得悉北伐川軍，猶在沔漢一帶，不能購師進討，而滬上媾和消息，尙無所聞。因力謀進行，不分晝夜，添募軍隊，共成步兵一標，以謝漢秋楊展鵬趙鼎鑄充管帶，先鋒一營，譚祝普領之，衛隊營一，盟炳樊領之，周秉鈞領馬隊，李占鰲領砲隊，各營分駐城內外，預備北伐，汰留標兵一營，以韓孝忠領之，為城防。就原有局署及政棚，分設職司，以理庶政，本張紳世英輕弊恤民政策，集會諸紳，斟酌損益，以秦城為模範，飭屬仿行，學堂如隴南師範，亦謂小學，加意振刷，不因軍事倥傯，停而不辦，可觀秦人向學及教育者之熱心。二十七日甘

軍正攻鳳翔，聞我反正，即行停戰，二十八日陝甘和議告成，同日川軍李司令率前鋒二百餘人抵徽縣，被秀回狙擊於冠山，川軍稍失利，寇獻琛為招待員，會誠李曰：回狡而輕，不可盡信，雖伴示迎勞，宜有備。李不聽，致遭挫。是役也，有羅平安姻屬孫世卿新募一哨，以末領軍械，附徽城立壘，回民疑之，遂於擊敗川軍後，襲孫營，兵士死亡大半，孫被支解。二月初一，省城以勢窮力竭，始勉換國旗，我軍府見其稍有知覺，全隴共和，或可有希望，隨以公牘私函、商議合併，或取銷，以厚民力，而謀統一。

乃趙惟熙以反正在我後，惱羞成怒，且以爭都督為惟一之目的。（陽歷三月三十日，予接趙惟熙來函。以得署甘省都督，譬如逐鹿已得，其恃謬可鄙，情見乎詞。茲將原函及予覆覆，合錄於後，以公所覽：「幼禪仁兄大人麾下，自違丰采，馳系實深，昨讀大函，知麾下已在秦州獨立，壯哉舉矣。但刻下政布共和，力求統一之會，而弟又謬蒙袁大總統委任，令署甘肅都督。才輕德薄，隕越時虞，正賴二三賢豪，共襄新治，麾下盛年碩才，建樹正遠，倘承不棄，共事之日方長，但願即時取銷獨立字樣，則官商紳學各界，均將信麾下此舉為發於義，而止於理之行

為。語云，野有走鹿，共謀逐之，一人射獲，則羣觀自息，袁爾甘肅之不容有兩都督，理至明也，弟既濫竽，公可卸肩矣，以公才勇門第，將來不患無作都督之一日，正不必函函於目前也。瓜菜之生摘者，不適於口，不信然耶？否則不幸，而竟如總統銜電，試問麾下，兵力幾何？軍實幾何？能當此東征撤還餘怒未謀之三十營勁旅否乎？且蒙此反對共和之名，將來何以對天下萬世，而際此珍重人道主義時間，糜爛斯民，盈城盈野，又誰為戎首耶？麾下亦當知所返矣。為禍為福，決在須臾，惟公實圖利之，弟與公相見以誠，但願順軌，一切往事，概不置問，民國更始之際，咸與惟新，惟公慎擇所從，毋遺後患斯可耳。敬佈腹心，諸希鑒察不宣復書云：「芝珊仁兄大人閣下，自遠駿采，想像實深。昨奉賜函，知閣下竊得蘭州督篆，神乎技矣，但刻下除去專制，實行共和之會，而弟又謬蒙中華民國推舉，令為臨時都督，才庸識闇，覆餗堪虞，正與二三良友，商量解職，閣下以偽亂真，危險更甚，倘承不棄，忠告之言是陳，但願即時辭去現任職位，則軍警學商各界，均將恕閣下前日既拂乎衆復欺乎心之行爲。詩曰，魚網之設，鴻則離之，燕婉之求，得此成施，甘肅之必有蒐

良都督，理至明也，弟可卸肩，公亦不必濫竽矣。但公貪戀名位，自知難再有作都督之一日，故必須頑固於目前也，鄙夫之愚失者，無所不至，不信然耶。乃不自量，而竟違總統成電，試問閣下才力幾何，見識幾何，能擔此變端日熾，種族龐雜之九百萬生靈否乎。且蒙此假認共和之名，將何以對海內全體，而際此純用民政主義時間，壓制斯民，作威作福，又誰不疾首耶？閣下亦當知其非矣。為醫為毒，辨在幾微，惟公實自審之，弟與公相印以心，閣下但能勒馬收轡，一切罪狀，概不宣布，現值文明發達之際，咸與優容，惟公深思其宜毋得貽羞斯可耳，敬買藥石，諸希鑒察不盡。四月初五）於接獲函牘之際，不但不與我商議一切，反出悖謬文告，張貼通衢，並派長督名義行文各處。調崔正午五營旅，駐清水縣，劉文緒一旅駐郊門鎮，羅平安兩營李宗綱一旅駐高橋甘泉寺一帶，馬忠孝一營駐王家磨，並令張行志全部前來，與我對壘，意欲以威相劫。然我內省不疚，亦復無憂無懼，卒之張不來，劉李兩旅，潰回省城，崔時防隴州饒軍虛襲，自救不暇，羅縉好於我，始終未離微風。趙駱驢之技遂窮，當是時我軍府不得不須討軍實，略一籌備，至引起川軍入徽，川

且以討趙爲名，實趙自取之也。然徵縣回民被損害，未始不由於此。初川軍入徵時，秀回恐其報復，懼而先逃，張桓止之，不應，川軍入城，回房空閉，漢民嫉回肇釁者，乘間縱火，燬回民房七百有奇，至是良回亦被牽累，逃避清水一帶。予迭委王汝翼王重揆回紳花廷黻喜壽等，相繼賑恤，始克安堵，並徵清水令張華林回紳花湛露，前赴張家川恭門鎮等處，招集流亡，雖經鎮定，然所損已多。此次啓帥，雖半由徵令徐登弟典史席重珍差役馬世昌及馬有成金貴阿宏滿蘇日等唆使所成。然趙不發兵，則川軍不入，川軍不入，則回民不逃；回民不逃，則無此慘禍也。初五日大總統袁世凱令。惟熙署甘肅都督，蓋秦州僻在甘南，電線不通，崔軍橫梗；驛遞文告，不盡通行，反正之期，孰先孰後，中央政府尙不及知，故有是令。其第二次赴長安拍電通告之劉文培程傳霖，初七日行抵鳳翔陳村，適長安有毅軍之變，不通行入，又中道折回，而趙處消息靈便之蘭州，不時發電，捏詞架誣，袁世凱漫不加察，致予承受中央詰責，初八日擬要約八條，與趙交涉，十一日。委周炳南來秦，胡我虛實，旋即遁去，十五日俞明震寓書，謂擬借議長朱鏡清臨鞏昌，會商雙方解決，旋因更正悖謬文告，趙陽允陰遠，俞大怒，事遂寢。二十七日，命羅瑞麒嚴鎮董民董之楨赴西安，詳電各處，秦州事實，始稍稍彰明。至是副總統黎元洪，南京留守黃興，湘都督譚延闓，川都督尹昌衡，均有通電，是非益著。方趙之調兵攻秦也，陝軍參謀陳同，及湘人

陳家瑞，浙人周炳章，蘇人湯心俊，先在長安密謀曰：陝之不破，賴有黃軍在秦州以綴羅師，去臘黃牛鋪之役，我師幾不支，鳳翔萬分危極，而羅不追襲，退回鳳縣，善慮後路空虛也。今秦急，宜謀救，乃擬以鳳翔一帶軍隊援我，遇有戰事，則隴州之師出關，寶雞之師出清水，鳳縣黃牛鋪之師出三岔，三路赴秦，戰守兼備，萬炳南暗中主持。亟謀匡助，因領槍彈事，被張都督鳳翔擊殺，陳湯等避禍潛逃，是爲二十六日也。萬死之後，吳棟臣趙皖江，亦思遠引，所部軍隊，遣散殆盡，故陝西之師，終未越雷池一步。三月初一，趙派來員譚少山回關，我軍府擬解決條約十四則，交省議會辦理。初六，湖南專員江楚南，黃錫斌，湯振安，胡定武，洪名魁，廖漢勳至秦，先是湘都督譚延闓與同志周震麟，洪榮圻，袁天錫，洪本枏，楊世傑，彭立羣及子姪承憲，族孫澤民等，慮甘肅一隅，負固與陝抗持，非有就甘反正者，無以解陝危而維大局。於是遴委羅毅，黎元洪及江黃等共八人，潛行來甘，促于舉義，既厚結其川資，復預定其卹典，並移請陝都督撥濟秦州餉械，由湘解還。時由鄂赴陝，取道武關，如襄樊浙商一帶，匪徒橫殺，行人裹足，羅等或改扮乞丐遊僧，於去臘十九日發長沙，間關荆棘，至本年二月十九日始抵長安。聞予已反正，羅廖遂留長安，爲郵傳。是時南京留守黃興，亦派米脂高雲麟至，商定西北大計。初八日北伐川軍已退出甘境，十六，與川軍交涉專員譚其茫由略

陽回秦，具悉川軍李司令前與趙照會，要以數事，趙之不敢加兵於我，川軍與有力焉。時川軍已南下，有張家川無賴回民馬進西，遂伺隙思逞以張家川恭門鎮徵縣逃回爲名，建議招兵復仇，一時烏台之衆幾二萬人，勢張甚，意欲假道秦州，乘機破壞，以踐馬忠孝之密約。後以馬元章馬安良絕不贊成，其事遂寢。安良遺書向雲徵縣一役其由在回。蓋此二人，頗明事體，以秦州非可輕犯，故安良由乾州停戰後，偃旗息鼓，疾還河州，即本此意，非畏犯天下公敵之名也。所謂密約者，蓋馬忠孝來秦時，意圖破壞，以遂其劫掠，故有此舉。然我軍府防衛極嚴，晝夜梭巡，未嘗稍懈，司長如周昆李宗綱，參謀如魯秉周。科員如黃榮選潘丙炎周建邦周家順等，每于公暇，亦出巡邏，將領如謝譚樊趙，尤兢兢焉。軍務司長黎兆枚夜不寢，蓋回軍性質，乘間恆在黎明，每逢風雨晦冥，佳節令序，戒備必嚴於平時。一夜將四鼓，雨雪交作，予在病中，恐人疏懈，出不意倍黎瑞芬巡城一週，兩遇隊官胡芳廷執事官甘霖霖王金才於城隅，各處士兵，亦能鶴立不怠，私心竊慰。在秦三月有奇，對於馬軍如此嚴重，其軍恆十餘騎，藉探哨爲名，四出劫掠，行旅爲之不安。東路如馬駒泉甘泉寺，南路如皂莢舖，遠至高橋鎮，被劫之事時有所聞，事主匿不敢報，我軍以其行同劇寇。咸欲除之，予以爲礙此一營，徒雪小恨，恐令全甘回民，疑我意存岐視，不免發生他種問題，反致牽動大局，故始終隱忍，不以一矢相加。

北漠孤征記

(二續)

希天

「唉！先生：這年頭那有生意做！我們舖已困居此地，三天沒吃飯了！唉，好我的先生，還有甚麼好賣買！」自然他們也先認定一鵬是幹公事樣的人。

「陳，三天沒吃飯還行？這裏沒有吃食買，是不是？」

我這裏帶有點心，請兩位先生吃一點！

「一鵬取出點心匣，把一包糖餅子，還有碎了的茶食，親自給他們送到那邊，他們出其不意的，好像不敢受，又好像求之不得，半晌以後，方說道：

「真是好先生，我們感激到沒話可說了！」

一鵬又把三五個糖餅給店主吃，店主更是感激不盡。即刻下炕，點着火爐，爲一鵬燒了一壺水，讓他洗面，喝。兩位客人都下炕，替一鵬飲馬的飲馬，打水的打水。取草喂馬，店主都自動去幹，各人同聲再三叮嚀教一鵬不要操心馬，好好的休息一回，走沙漠太苦，非休息好不可。

一鵬心中很感激他們，他們都是好人，只要你對他們有一分好，他們就對你報答十分！一鵬吃喝罷，親自看馬吃料完畢，多放

些草在槽內，回房休息。

二鵬開始與兩客閑談，再問他們的來歷，纔發現了許多他要知道的事。他們是綏遠人，平日趕了十來個駱駝，來往于後套包頭磴口各地之間，販買皮毛食鹽之類，藉以養家費己，雖然苦，生活可賴以維持。不料最近土匪逼滿後套，道路不通，行旅裹足，他們爲生活所迫，仍得冒險來往，遂至吃虧！半月前，他們由磴口販了皮毛，十四隻駝，到了三聖宮與黃楊木頭之間，忽遇匪劫，駝與貨物，都被搶去，還押一位同伴失蹤，死活至今不明。他們兩人幸得逃走，倉皇中只趕脫一隻駱駝，此外一切都完了。在沙漠中亂跑多日，方能到此，乾糧吃完，三天不吃一口了！

一鵬聽了他們的苦情，心中很覺同情，正有「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之感！又問他們：前面是何所在，黃楊木頭是何地方，距此多遠？他們說：前面全是沙漠，黃楊木頭就在沙漠裏面，距此有七八天路程。原來他們生意人們，最怕經過城鎮鄉村人烟稠密之處，被稅卡公差人役們奇索敲詐，所以沿路只走荒僻無人之處，越把城鎮

避得遠，越算會走路。他們知道的地方，都是爲住宿而不可不走的小地方，他們只在沙漠中走來走去，也不問是何省何縣，更不管有多少里程。

一鵬問他們：「黃楊木頭過去是何處？有無別的路可以避過黃楊木頭走過去？」

他們說：「黃楊木頭過去，就是臨河縣，臨河縣是王英部駐紮，王英聽說已歸正，不過那一伙子還是暗中到處刁搶人的！黃楊木頭距臨河四十里，到臨河縣去，一定要經過黃楊木頭。」他們說罷，又問一鵬要到那裏去公幹，更叮囑千萬不要到臨河縣去，因爲黃楊木頭是絕對不能過去的。

一鵬聽他們如此說，心中十分納悶，只說他要到磴口去公幹，不過打聽閑談而已。正在要睡，忽然門外又有車馬之聲，店主互呼進房，一鵬見是兩位中年男子，公務員裝扮，雖然萍水相逢，彼此同炕，無意中互通姓名，交換片子，方知一位正是現任磴口縣長，一位是民政廳放的磴口縣自治專員，由寧夏前往磴口，今日也是由石嘴山起身的，因爲沙路不好行車，所以此刻方到河楊子，明日即可到縣了。一鵬自思，今日騎馬所走，大概真是至捷之徑，不然，何以比他們所走的時間恰少過一倍？

次日，一鵬有同伴了，日落時到噎口縣，縣長已由名片上得知一鵬是何人，誠意的要他住到縣政府去。但一鵬爲人，向來不願輕於與官吏們結私恩；他以明日一早起程上路爲辭，再三謝絕，終於寓在街頭上一家店內了。那家店大概是噎口頂大的旅館，往日由包頭到寧夏的長途汽車，都在那店「打肩」(打肩是中途略爲休息的意思)，但如今汽車已久不通行，店也就冷落了。

一鵬進店，先把馬在槽上吊了，然後教店主搬行李進房。諸位要知道，馬一天走疲，進店時不能即刻使其上槽吃草，如果不先吊半回，馬飢餓太甚，必至猛力吞食草料，那時胃部不及消化，必生大病！所以養馬的人，在馬行走飢疲之後，必先用繩纏把馬頭吊起，使他不能向槽內吃草，寧肯多餵半回，全無妨礙，千萬不能使其吞食成病。

店炕雖有幾處，但灰塵皆幾寸厚。一鵬憐和計，擇定店主房內一個小炕住宿，炕的對面，就是店主人家自寓之所，灶房也在。一起。疲了一天，晚飯後即睡，馬的喝水吃草，全託「當槽兒的」去負責。(當槽兒的是北方車馬店中的伙計，正如大旅社中之茶房，機關中的工友或聽差一樣)。

次日天明，一鵬尚未起床，昨日的夥伴

已來店中訪他。一鵬急忙起來，下炕出門，迎他們到房子內，店主見是縣長及自治專員來訪，當然格外殷勤小心。寒暄一時，他們無論如何要一鵬搬到縣署去住，而且說路不好走，多住些日子候河開了再走，店中一切不方便不妨住在他們一起，談話也方便，何必客氣？

一鵬見他們如此誠意，心中又感激又好意思，但平日既無交情，初次見面，豈能叨擾人家太甚！況且人家是官吏，自己是流落者，也不願高攀結貴，惹人注目，反掃了他此次孤入荒野的興趣！最後他仍以即刻起身爲辭，只答應赴他們已預備好了的午宴，他們回去了。

一鵬梳洗畢，吃早點，喝茶，問店主問路徑方問，訪問一切噎口過去途中情況。店主道：

「噎口過去，就是臨河縣，路程約有三百多里，第一站是柳楊子，九十里；第二站是……過去就是黃楊木頭，再過去就到臨河縣。」

「這兩天可有去臨河縣的人嗎？路好走不好走呢？請你打聽一下，能找到去臨河縣的人，我可以做路伴一起走的！」一鵬又問：

「先生要到臨河縣去嗎？這路很難走，三月以內不會由那邊過來人了！誰敢走這路？衣服都要被剝光的，這冷天，不嚇死人，也凍死了！先生如無緊急事，最好不要冒險去！」店主這樣說。

一鵬聽罷店主之話，心中倒大吃一驚！「真如此，我不應再去冒險爲是」，他想想。日將午，他一面回訪兩位同伴，一面赴兩位之約，到縣政府去午餐。他出店，由街道向北直走，走到街的偏那一頭，縣政府到了。原來噎口並無城垣，縣政府也不過一家較大的民房，門首掛一木牌，並無衙門形式。噎口也不過一鄉鎮，街長約有半里，居民約二三百家，改縣很遲。嚴格說來，夠不上設縣的！不過噎口的形勢，確很險要，一面靠黃河，三面都是荒沙，不管水路陸路，都非由噎口經過不可，是一個總口子。綏遠人把噎口以西叫口外，正如甘肅人把嘉峪關以外叫口外一樣。

一鵬在縣署飯罷以後，與他們閑談。二鵬問縣長去臨河的路究竟如何。縣長叫來科長，科長又吩咐人向本地人打聽：「稍時回報道：

「近來此路不大好走，黃河快開，不如走水路較平安。」

於是縣長們又勸一鵬不必急於起程，旅館不便，最好住在縣署，飲食都方便。他們說：

「這沙漠中的旱路，平時也走去太苦，何況不靜，不必冒險。黃河一開，由水上坐筏，有四五天即到包頭，人也舒服些，旱路連水都沒喝得哩！」

「要河開，不是還得兩三月嗎？太久了，豈不活急死人，我還是起早走，不一定能遇到土匪的！」

「日子久是真久，不過上了路，由事不由人，爲求安全，雖多候些日子何妨？嫌悶可以大家打牌玩，何必定要冒險？」——一鵬其實不懂得打牌。

一鵬聽見他們如此說，心中簡直失了主意，不知如何是好，因說道：

「諸位的好意，我真感謝，不過我上路心切，怕久住不慣，待我回店後再考慮。」

一鵬回到店裏，坐也不安，臥也不安，心急得慌！問店家有無書籍，可以借來觀看。

店家頂客氣，不知從那裏借來一部小五義，雖說又破舊又污穢，但定神一看，也能使人心情稍趨安靜，居然身入幻境，忘却現實煩惱苦悶似的！而且胆壯氣豪，頗有做效

着做一位小小英雄的志向。所以一個懦夫，最好多看俠武一類的小說，也許於自己有益無損呢！

一鵬本已決心不走了。但因爲看了小五義半天，又生出想冒險的念頭，好像勇氣百倍，不怕土匪劫，不怕沙路苦，不怕一切困難似的！

走呢？等呢？旱路呢？水路呢？他又狐疑不決起來。他見店炕有一本金錢神課，他於是占卦問神（？），希望神能指示他，替他決定究竟走好？不走好？諸位不要笑，大凡人到自己的信力不夠決定自己的行動時，自然就要迷信了！他既然猶豫不決，走與不走的兩個念頭在心中平衡着。說走吧，又怕走錯了；心中以爲怕走的不對，就是真走了，也時刻還有一個「不該走」的念頭存在心上，所以容易又半途後悔，更容易因後悔而心神煩亂，因煩亂而果然走出錯誤來。說不走吧，又怕不走錯了；心中以爲怕不走的不對，就是真不走了，也時刻還有一個「不該不走」的念頭存在心上，所以也容易於不走後又後悔，更容易因後悔而心神煩亂，因亂而果然不走出錯誤來。在此兩念平衡之時，心煩意亂，莫知所可，如假定本身以外有較高明之第三者忽來指示曰：「走了好，於是

走的念頭勝利了！既有走的決心，自然心靜神和，志專意定，走了乃好。反之如第三者示以「不走好」，則不走的念頭勝切了！既有不走的決心，自然不走以後也有不走的好處。這是迷信，所以發生存在而且不利全無意義的理由。如果到人世毫無可用迷信的環境及人類大眾的智能皆足以自決其一切時，自然用不着迷信了！民智不開，迷信難除，即此可知矣！

一鵬是平日提倡廢除一切迷信的人，但他此時也卜起卦來。他明知卦上所說，全不足信，但爲勝過平衡的兩念中的任一個，他卜卦了。他先卜一卦，似乎不走好；他再卜一卦，又說走了好；再卜一卦，又是不走好；更卜一卦，又說走了好。這樣四卦，兩卦說不走好，兩卦說走好。卦與卦衝突，卦的本身先矛盾；卦成了平衡的兩個主張，一方面說走，一方面說不要走；各不相下，莫知所可了。卦既如此，卦真成了迷信的本身，反需要一鵬拿高明的第三者資格，代卦來決定究竟走好，不走好。

本來，在一鵬說，走的念頭是自己的，不敢走的念頭是別人勸告後才有的。他已決定不走了的。因爲看了小五義，已發生走的念頭，所以卜卦；今四卦平衡，要他決定，

他自然以走為主義，於是他決心走了！

天色發白，一鵬牽馬出店，循着店主人指示的方向，走出寄居過四天的噤口。

一帶亮光，射在無雲的晴空，他知道太陽要從那裏高昇了，他辨明那邊是東方。一陣西北風吹來，似乎風中帶針，刺得人面孔疼痛，而且風中又似有水，冰涼冰涼的直吹透衣服，深入皮膚，沁到心上！他不由得打一寒襟！大概冬天太陽剛要與人們見面的晨刻，正是今日最冷的時間，那一陣風也格外涼得有力，好像被太陽從黑暗中趕跑的魔氣，生怕被追及受害，所以盡力沒命的跑。同時把能帶走的冰涼夜氣，都挾夾在這裏面！甘苦相間，勞逸連環，正是人生真象。

時事日誌

十一月份

一鵬在噤口四天的苟然安逸，被這一陣冷風又吹走了！他知道另一種困苦環境，必然的又在前面。他用好奇的心理，達觀的態度，準備着發現並應付前途中一切的新遭遇。

太陽從沙漠中昇起在天空，正如別人所見從海中出來一樣錯覺，一樣離奇！冬天的太陽，本無十分氣力，在沙漠中更顯得淡黃無精采！細粉般的沙子，因為全無碎石片子在內，想如別處河灘樣發現點點明光來照耀，也全無希望。所見者只是灰黃色，一望無涯，像乘輪船入大洋中，使人心急！幸而有一條黃河如銀帶，光芒萬里，莫知所之！一鵬每於久看沙漠，目迷心急之時，即注視黃河片刻，頓覺精神空朗，眼界大開。

「長城外，河套邊，黃沙，白草，無人烟……」這是一鵬在二十年前小學生時代最愛唱的黃河歌裏面的詞句，不料此刻他能親歷其境，他覺得又暢快又雄壯又感慨。他雖無「思得十萬兵，長驅西北邊」的野心，但「飲馬烏梁海，策馬烏拉山」的志向，「誓不戰勝，終不還」的決心，都充分的有了！他於是又想到為民族前途計，小學生仍以多唱此種激昂慷慨的歌詞為好，否則自小即唱麻雀和小孩妹妹我愛妳之類的歌詞，一旦走入沙漠，定要哭哭涕涕，想起妹妹，那怎能渡過難關，到得彼岸！（未完）

一日

東路軍克復長汀李縱隊入城辦理善後

滇淮入海工程舉行破土典禮與會者萬餘人

華北戰區清理委員會舉行成立大會

蔣黃在平招待外賓王寵惠等作陪

考銓會議開幕到會者約三百餘人

美日談判又失敗各國代表團完全停止活動

美擬召集國際會議討論軍火輸出問題

二日

十一月份

北平黨軍政各機關歡宴蔣委員長蔣致詞望各界各盡本職

閻錫山自河邊村抵井趙戴文報告謁蔣經過

贛南殘匪又圖西竄贛匪在川被擊有入鄂勢

第八期航空獎券在滬開獎頭獎為一一六八四二號

美國國外貿易委會主張恢復金本位

英共偽考察團引起國會疑慮將嚴厲質問政府

三日

蔣委員長離平赴張垣視察

贛南殘匪一股竄入粵境大部竄渡贛江企圖入川

粵省五全會代表選出黃麟書等十五人
中常會設宴慰勞何應欽並邀在京中委作陪
日本對英國又一威脅暹羅又有借日款開運河說

四日

蔣委員長抵張垣各界熱烈歡迎
贛匪西竄粵贛邊境漸安

大批日本學生赴內蒙各地調查

德廢皇威廉第二抵平觀光上國

日民政黨總裁決擁町田繼任町田主張採行委員制

五日

粵都瑞金赤匪逃之一空朱毛匪屬集贛粵湘毗連地帶

蔣委員長出席張垣擴大紀念週並召見宋哲元等多所指示

考銓會議閉幕發表宣言希望國人督促

大潼鐵路榆太段完成正式通車

軍縮主幹部會定本月二十日召集

日本設置軍備視委治地如禁樹

六日

東路軍向瑞金推進寧化清流即可收復

行政院會決議准郭春濤辭職劉維熾任實部政務次長

京滬路滬翔間敷設雙軌年底即可完工

急進黨關員辭職法政潮無可避免

西門努力斡旋後海軍談話將續舉行

七日

蔣委員長抵綏接見蒙領袖王德王

孔祥熙自京乘機飛太原視察

北路軍攻克瑞金贛贛諸匪全數竄入四川
陝省政府向滬銀行界借款一百五十萬引渭經費
美國會改選民主黨大勝

八日

蔣委員長由綏遠飛太原閻錫山徐永昌等趨機場迎候
贛贛殘匪入川黔境已無匪蹤

唐山日軍舉行秋操沿北寧路作爭奪戰實習

國聯特派專家四人來華與我技術合作

法新開組織就緒佛蘭亭任國務總理賴伐爾仍繼外長

九日

蔣委員長偕閻錫山赴河邊村探視閻封翁

王寵惠由平抵滬談在平謁蔣經過俟蔣南下將再度晉謁

行政院臨時會決議改組河北省政府任命于學忠等為委員于仍兼主席

華僑巨子胡文虎由滬抵京分謁中央各長官並參觀新建設

遠東美使領均將返國與羅斯福會商推廣貿易問題

法揚言侵兵薩爾德向英法分別抗議

十日

蔣委員長召見各省軍官晉各界開迎蔣大會

般汝耕返平謁黃郭接收東陵無確期

鐵道部簽訂完成滬杭甬鐵路借款合同

天津法租界發生大搶殺案吉鴻昌任應歧被刺傷

海軍談判內幕英日暗中勾結日圖以商業優惠權誘英贊助海軍平等美

正嚴密監視發展

十一日

東路軍佔領瑞金城贛贛軍事可告結束

蔣委員長離太原乘機飛漢轉返南昌
楊虎城由南鄭赴前方視察

甘寧青三省旅京同鄉會開成立大會選路力學潘鎮等十餘人為理監
事負責主持一切事宜

英美各地舉行歐戰休戰紀念
歐洲各國中央銀行總裁在瑞士開會討論各種重要問題

十二日
蔣委員長安抵南昌計需時四十日視察十一省

總理誕辰紀念全國懸旗誌慶放假一日
于學忠赴平分謁孔祥熙黃郛

傳英法比簽訂秘密航空協定
麥唐納切實否認英日秘密接洽說

十三日
孔祥熙由晉到津視察海河工程旋即返京

劉湘離重慶赴贛謁蔣商承勳匪善後
上海中報總理史景才在滬杭公路被暗殺原因不明

南路勒匪軍大捷殘匪竄湖南
比內閣辭職將由自由天主兩黨組閣

十四日
殘匪竄抵湘境蔣任何健為追勳總司令所有北路入湘部隊統歸指揮

蔣鼎文電告瑞金偽機關已遷往零都
史景才身死後汪兆銘電令江浙兩省府嚴拿刺客

偽組織發表火油專賣法英美荷再向日提出抗議
撫順營口間日擬開鑿運河吸收我東北財富

十五日
何健在衡州就新職負責追勳

蔣委員長電令魯滌平嚴緝史案兇犯
各方紛電慰勞蔣委員長犖庭掃穴蕩平贛匪

菲律賓謀獨立自主亟願與我親善
日改編無敵艦隊聲稱警備華南

英外部通知郭使否認偽國貸款
十六日

劉湘由沙市乘機飛漢東下謁蔣
魯滌平懸賞一萬元限十日內緝獲史案兇犯
東路軍逼近會昌南路軍擊退方匪
希特勒之危機與國防軍芥蒂未除

十七日
首都演習防空飛機三隊凌空投彈空氣緊張
贛匪分兩路西竄湘粵軍圍剿中

中法萬國兩儲蓄會將改營普通儲蓄
遷安縣境日軍佔住民房

廣田將對外交表聲明書日決定廢棄華府條約
日本堅持海軍平等拒絕英方折衷案

十八日
我軍次第克復歸化等縣城

信陽附近發生匪警電桿多被挖倒
劉湘何成濬離漢乘輪赴京請示剿匪機宜

巴黎將取締叫蕪市聲成為歐洲無聲之城
美國傾向再開太平洋會議解決政治問題

十九日
明溪寧化殘匪已竄歸匪軍事已屆最後階段

李宗仁白崇禧赴湘桂邊境佈置堵截殘匪
華北日軍沿北甯路一帶演習攻守戰

日計劃十年內向東北移民二十萬
美日衝突無法解決海軍談判絕望

二十日
蔣委員長由贛凱旋歸來何應欽劉湘何成濬先後往謁

蔣委員長巡行後之感想各省建設皆有進步西北應注重造林開墾興水
利

劉湘到京發表書面談話謂向中央請示各問題
法國發表德國陸軍五白五十萬人空軍駕駛員三千餘人超過戰前

二十一日
首都正式演習防空側重對空戰鬥
全國學術工作諮詢處調查全國學術人才

京市自來水營業每月收入四萬餘元
海軍談話形勢險惡將引起遠東一切問題
法深感德國威脅積極佈置空防

二十一日
于右任孫科顏惠慶等先後赴京訪蔣

吉鴻昌任應岐由津押解北平軍分會收押
中央嘉勉蔣委員長及劉匪將士
俄擬在遠東建築直達太平洋岸新鐵路線

二十三日
川事大體商定改革省政剿匪仍由劉湘負責

諸民誼談話新疆赤化謠言決不可靠前途樂觀
英美三次會談結果同意維持華府海約

猶哥向國聯提出馬賽案謂匈庇護恐怖黨徒小協約國表示援助
總理老友日人梅屋莊吉病故

二十四日
東路軍克復會昌殘匪向西南潰竄全贛已無匪蹤
蔣委員長接見魯滌平何應欽陳調元及海外代表
甘民政工廠通令各縣實行上櫃納糧

隴海路西展本年底准可通車西安
山海關日軍守備隊阻撓法軍在榆瀋習形勢嚴重
英否認向日建議締結不侵犯條約

二十五日
湘追剿軍克復下瀋南路軍克藍山匪向道縣潰竄
日軍在唐灤間舉行特別演習
俄法軍事同盟法外部聲明否認

尼加拉瓜副總統離京赴平昨在京遊覽名勝
海會已瀕絕望因日本侵略中國使英美寒心
南斯拉夫致文國聯訴馬賽慘案陰謀意如祖護匈國即認爲同謀

二十六日
蔣委員長出席軍校擴大紀念週訓話
吉鴻昌任應岐加入共黨危害民國判處死刑業經槍決
馬蘭峪日軍戒嚴接收問額難實現

中央工作人員從事政治考試及格人員百十人舉行授證典禮
日藏相藤井辭職繼任人選町田忠志呼聲最高
朝鮮獨立黨與東北義軍合作大舉進攻日偽

二十七日
汪蔣電陳救國策略列舉最切實際之標準五項將向五中全會建議採納

實行
剿匪軍事告一段落行政院會決議裁撤各路總司令並任命顧祝同蔣鼎

文分任韓閻綏靖主任
蔣委員長答日記者中日兩國應道義相交本人只知國家與責任

湘剿匪軍接防臨武肅恭白崇禧往桂林督剿
甲賽慘案南國向國聯提出備忘錄匈牙利實爲主謀
英美注意四國聯合反對日本廢止華府海約

二十八日
殘匪四潰現岡大舉擾桂粵桂軍已取得聯絡

黃慕松電告本日由藏起程返京
江南鐵路公司積極建築京滬鐵路蘇乍線蕪孫段已傳票通車
工作諮詢處分函聯絡各大學共同辦理職業介紹工作
日藏相高橋就職同時脫離政友會黨籍
德國防軍準備推翻希特勒政府柏林大恐慌

二十九日
孫科王寵惠離京赴粵晤胡漢民陳濟棠趕五全會前返京
湘剿匪軍劉建緒部進駐全州亦匪全部被國軍包圍

張學良離漢返京出席五中全會
甘省府創設農民銀行資本三十三萬業經中央核准設立
法外長闡明外交政策俄法攜手維持和平促德重返日內瓦

三十日
孫科王寵惠携中央及蔣函請胡漢民來滬入京共維大局
蔣迪電占物爲文化學術所寄託應加意保護

垣慶祝剿匪勝利匪陷八年之江西民衆重睹天日
湘何成濬抵滬參觀滬中心區懸吊戰蹟
破總統辭職副總統繼任將繼續奮鬥期奪回失地
特勒外交轉變圖完成法德妥協